

十七期

第十日談



國立編譯館
圖書

三軍得勝圖

D. E. C. A. M. E. R. O. N. NO.

• 第一卷大冊 •

日十二月一年三十二國民

時代印刷廠廣告

本廠專接單色雙色三色四色影寫版三色銅版鉛印等各種印刷交貨迅速一經承印決不誤期
各界如有各種印刷品請電話五〇八六三號當能滿意

廠址平涼路二十一號

第一出版社成立通告

本社自即日起宣告成立專營出版事業用以宣揚文化輔翼教育促社會之演進助國家之建設際此世界文化高速進展一日千里日新月盛之時出版事業突飛猛進五光十色絢爛奪目之境非各盡所能各取所長不足以言文化是則第一出版社者蓋吾人以第一步之努力為第一流之出版也草創伊始壯志凌天尚祈海內識者不以狂妄目之

第一出版社謹啓

地址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本刊啓事

本刊自十五期起，不再由時代圖書公司代理發行事務，另行委託第一出版社繼續代理發行事務，凡關於發行上之一切事項，即希向該社接洽可也。
本社社址，因原有房屋不敷應用，即日遷至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照常辦公。凡投稿事宜逕寄本社編輯處。如關於批發定閱等，則請向第一出版社接洽。

十日談旬刊社啓

海軍爭氣之戰

閩省事變，因海軍之攻克福州，而告一段落。此次海軍之出力，殊出吾人意料之外...

當海軍從滬出發之際，已昌言宣傳，具見其有必勝之決心，一方中央軍之空軍陸軍...

貴州內戰結束

中國多內亂，人與人不和要戰，省與省不和要戰，軍長師長不和要戰，貴州的內戰...

互相殺戮，主人一無制裁能力，也很可恥。貴州以及一切內戰，在人民無力制裁時...

津浦車被劫

報載八日津浦路下行三次車於晚零時二十分在大汶口北十里許之黑虎潭地方，突遭匪劫...

開源節流之一端

政部孔部長上台時，即以開源節流為大政方針，但舉辦新稅尚不過二三種，而各項...

印行古書

中華書局登報將印行古今圖書集成及二十二省志，而且又發售重印四部備要的預約...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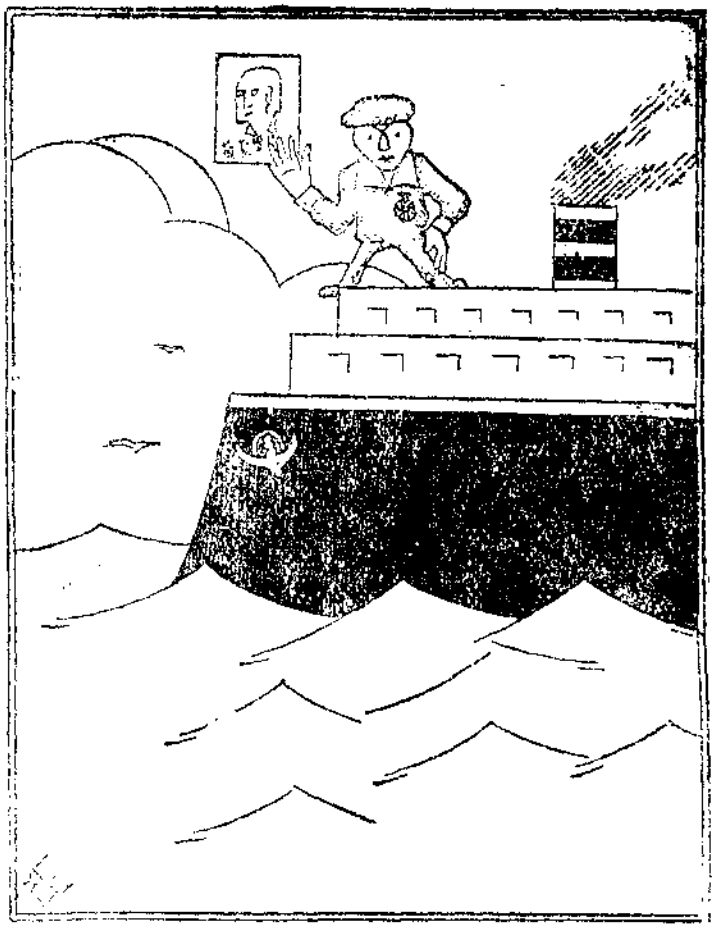
封面 光字
十日談——海軍爭氣之戰 貴
州內戰結束——津浦車被劫
開源節流之一端——印行古
書

定報價目

Table with columns for Domestic (國內) and Foreign (國外) rates, and sub-columns for Annual (全年), Half-year (半年), and Quarterly (季) periods.

廣告價目

Table with columns for Ad types: 甲種 (Type A), 乙種 (Type B), 丙種 (Type C), and their respective rates per square foot.



歡迎張學良回國

會選

張學良將軍，出國八個月又十七天，今朝歸來，並得有勳一類，較之梅蘭芳氏之只得一博士學位，自屬光榮萬倍，值得歡迎。

張將軍日前對上海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述此遊歐，計有三點，所言均有至理，因略加申述，祝其思想之進步。

第一點，張氏以為外國民衆擁護領袖的熱烈，才使領袖得以放手做事。這是張氏經驗之談。當九一八事起，張本抱定不抵抗主義，豈知民衆交相責難，馬占山忽抵抗于黑龍江，民衆的義勇軍又紛紛而起，背道而馳，使張氏處處發生阻礙，不能放手做事，東四省不免淪亡。此次張氏回國，自言不敢偷閑，我們希望中央立刻任命張學良為收復東北失土大員，我們民衆也一定全體擁護，不加阻撓，讓張放手做事，那末，東四省的收還，是毫無問題的。

第二點，張氏讚美西方學者治學精神之專。西方學者治學精神的專，是不待張氏的談話而大家知道的。不過西方學者之所以能夠有悠閑的心情去治學，大約就是因為他們於「姑容許一個領袖有試驗的機會，姑擁護一個主義，使得發展其效能」之後，一切都可不管，才得安心治學之結果；所以，我們只要一致

要求張氏負起收復東北失地的責任，放手做他的領袖，不致使中國的學者，治學的時候，常常分心到東北失地上去，我想中國的學者，也一定能夠專心治學了。

第三點，是西方人備戰心理的濃厚。國家設置軍備，原為抵抗而用，所以，一九三六的大戰，一九三四年就非預備不可了。到「九一八」再預備是來不及了。據張氏估計，到世界大戰的時候，「敵人為戰略計，為資源計，必佔領我國重要地帶」但據說日本人之

佔領東四省，就是為將來大戰的戰略計，資源計，就是所謂生命線者也。現在假使張氏要是能夠將東四省收還，那末，敵人的戰略打破，資源斷絕，世界大戰也就無計可施，只好和平了結。照此看來，張氏不但是中國的領袖，並且是世界的領袖，實有旋轉乾坤，左右地球的力量。關係之重大，可以知矣。但張氏聲明：「我自力度能勝任，決不敢偷閑自度，不能勝任，決不敢一誤再誤。」所謂「一誤再誤」，頗有語病，希望張氏不要客氣才好。

胡漢民與太上監察院長

吳維梯

大約陳銘樞等，怎麼事情都玩得膩了，所以來一套新把戲，叫做「人民政府」。國民黨黨內外人物，都覺得黨國有危害的可能，於是一致準備，團結起來，謀一個切實的解決之方。因此對於那一位高據妙高臺上的老同志胡漢民先生，格外希望，能放棄恩怨，翩然來京，共赴國難；所以先有騎士，後有太子，陸續南行，環請下臺（妙高）。一時間中外沸騰，大有吾公不出，如蒼生何？

大凡值此種緊張的時候，必有大批空氣製造專家，努力營造空氣。於是胡先生出任某項要職，附帶某種條件，喧傳人口，而且總是說

得入情入理，惟妙惟肖，連帶的急壞了某某派等的嘍囉，樂死了某某派的跑腿。其實事不湊趣，這位妙高上人，被各方極度重視之中，除大發其不必論其是非之宏論偉議外，依然抱着膝，吟着「萬方多難此登臨。」不肯輕易下臺。

這些希望他非來不可的人物到此不免暗暗叫苦，而且怨恨胡老總，重於「曹全」，（碑名）而薄於眾位英雄了。不過從真與愛護胡先生老的眼光中看去，却是大不然，因為吾們深覺，胡老同志，實實在在，以不來為是。不妨說句老實話，中國的內憂外愁，並不能因胡先生做主席，或院長而失蹤，東北失地，以及各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並不能因胡先生服官而歸趙失地，停止侵略，江西四川的匪，並不能因胡先生到南京而一一自殺，中國農村破產，文化落後，並不能因胡先生不念舊怨，而立刻得到澈底的救濟，即閻連陳李，更不能因胡先生擁護中央，而馬上解甲歸田。換言之，不論任何人來，負起這中國政治的責任，決不能易天下如反掌，須逐步的糾正，逐步的建設，逐步的改善，入於正軌。現在不是吾們大家知道的嗎？胡先生現是不擅長於幻術的，然則吾公而出，又如蒼生何？

胡先生來不來南京做官，無關宏旨，已甚明白。而且胡先生一來，不論做何官，却先

要失掉他現任的太上監察院長之職了。諸位不記是憶力都很強的麼？然則請大家在腦海中，姑且思索一下子，吾們這位又莊嚴，又風騷的美髯公，于院長「魚狗人」（有典詳註）先生，以及其他監委老爺們，自從就職到現在，除彈劾些芝麻菜豆官外，對於大人先生們，敢說一個「不」字嗎？雖然偶而高興，來一排朝人鎗，結果還是討着一個沒趣，碰一個又硬又結實的道地頂子。現在胡先生雖亦不過以元老資格，居然還可以暢言無忌之餘，一來雜些白相人，駕嫂嫂罵街之辭，一朝文武，猶待文質彬彬的說道，對胡同志主張，吾們應當容納，然則胡先生不亦快哉，而非太上監察院長也耶？

（注）魚狗人者，于先生於清末在上海某公學任國文教授時的別署之一也

抗日之機

倚重

察哈爾的風雲又在日趨緊張了。大家都覺得日本人毫無信義，上海的香檳酒喝了不久，又去犯熱河而再在塘沽喝香檳酒。塘沽的香檳酒喝了不到一年，現在又想喝香檳酒而垂涎於察哈爾了。夫日本人之無信義非自今日始，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多行不義必自斃」，看吧，日本人要「自斃」了！查上次的塘沽協定，是在「互相諒解」中訂立的。所謂互相諒解者，是中國人當諒解東北四省是日本的「生命線」我們不該決心收回失地而使日本人之生命線失掉。日本人諒解中國人者，就是中國的軍事沒有佈置好，不能乘人不備而突然襲擊。現在，中國經半年之生聚教訓，飛機又到福建去實地操演了數回，自然不再怕日本人了！日本人垂涎察哈爾，我們與之戰爭，決不會再像上一次由日本人搶奪而不見我們自己的飛機了！日本人正到了「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時候，而咱們過去的成爲不兌現支票的「最後勝利還是來我」也可兌現了。我們正不必因其毫無信義而忿怒，須知他能毫無信義，我才能師出有名而不做或首啊！現在應得是抗日的好機會了，一面張前東北長官也回來了，大可雪辱一番。



奮起的意大利

秋園

今日的世界，布滿了「法西斯帝」的烏雲。德國有了希特勒的黨羽，英國有慕萊爵士的倡導……還有世界各處都有着這種「法西斯」的煙幕。然而始作俑者却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

可是在德國，希特勒雖獲得了墨索里尼的祕訣，因為高喊着種族的民族主義的口號，激起了德國民衆熱情的狂溢，頗有自陷于垂死的悲境而不自知。這里，在意大利的情形却不同了。墨索里尼與希特勒雖同樣地企圖於他們的昔日的光榮的復現；墨索里尼企圖於羅馬的光榮的復現，希特勒企圖於他所謂的純粹的日耳曼精神的復興，可是他們的外表的形式雖同，其內在的含義與手段却頗有出入的。羅馬誠然有光榮的過去，日耳曼所有的却是悲劇——在歷史上日耳曼民族所有的只是哀怨。歷史的背景既各有懸殊，那又何能「殊途同歸」？同歸到他們各自的光榮的回復。

希特勒主義與墨索里尼主義又有不同的。希特勒激起了種族的民族觀念的狂溢，但墨索里尼却完成了歷史上的所謂 Italia Irredentia，發揚光大了自卡浮以來的民族運動。希特勒的出發點是憤恨，墨索里尼的出發點却是「自強不息」。出發點是不同的，背景又是不同的；希特勒使德國自陷於垂死的悲境，墨索里尼却重新予意大利以一種新的力，新的生命。

只要看一些事實。

在世界的航運事業裏，意大利本來沒有什麼地位。英國有悠久的歷史，德國，法國，日本，那威也都後起直追，在三五年前，意大利商船還不爲世人所注視。我們中國人到歐洲去的，總是或者坐法國船，日本船，或英國船，但自從創立了 Lloyd Triestino 的聯合艦隊以來，從遠東到歐洲的航程縮短到二十三天，於是意大利船差不多獨占了遠東與歐洲間的客運；「佛田伯爵」及「羅梭伯爵」，便變爲極流行的船名。

意大利海運事業的擴張不僅限於遠東，在大西洋，本來意大利的船也是不足道的。馬立坦尼亞是英國船 Majestic 也後來掛着英國的旗幟，立弗森是歐戰的戰利品高懸着美國的旗幟。法國在戰後有了一時頗負盛譽的 Ho-de-France，德國亦不甘示弱，建造了優美快速的「白里門」及「歐羅巴」，從英國手裏奪回了「大西洋的藍帶」Blue Ribbon of the Atlantic 可是自意大利造了 Rex 以後，大西洋商船的速率紀錄，又從德國轉到意大利。在今日意大利船 Rex 是世界的最快的郵船。除了 Rex，在大西洋上爲意大利海運事業爭光的還有那著名的「薩浮伯爵」Corle di Savoie。今日橫渡大西洋的客運事業，意大利看實搶去了不少——而且在美國也有同在這東一樣，彷彿以坐意大利船爲高貴得體。這種情形，都是自墨索里尼執政以來的事實。意大利不僅爲自己建造了優秀的商船海運；同時還改變了世界的風氣——人於是都坐着掛意大利旗的郵船。

橫越大西洋的整隊飛行的偉跡，也是意大利人的榮譽。飛渡大西洋，雖則已經可謂常事，但空軍的整隊長途橫越大洋的壯舉，却得歸功於意大利。這壯舉改變了世界的視線。這壯舉的榮譽是意大利人的。這也是墨索里尼執政後的事。在海軍方面，意大利固然不如日本，英國及美國。但世界上今日最快的輕巡洋艦却是意大利的。

爲了羅馬，意大利正經營着古羅馬巨港 Ostia 的復興。在今日，從羅馬到 Ostia 的公路是

世界最優美的，最平坦的，最管理得完善的公路。這又是意大利人的。

在政治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不但沒有像希特勒的德國所處地位的孤獨，意大利彷彿快要形成歐洲國際政局的盟主。英國外相西門去到羅馬，蘇聯的人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也去到羅馬。德國當然少不了意大利的援助。歐戰後，法國儼然以歐洲的盟主自居的地位是動搖了，現在全歐的視線是集中在羅馬。

墨索里尼執政以來，不像希特勒，提高了意大利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美國的人會輕視街頭賣水菓的意大利人，但如到歐洲去旅行，他們却都願意坐着意大利的郵船。

意大利，在墨索里尼之下，已經找到了她的位置，在完成着 Irredentia 的偉大的歷史的使命。雖然，意大利的國土是貧瘠的，版圖是微小的，人口是巨大的，意大利却有了她的鶴的，她的歷史的使命當然是昔日的羅馬的光榮的回復——意大利人是聯合起來了（固然還有講意大利語的瑞士人），像古羅馬人一樣，他們是要光榮的。

墨索里尼是繼承着卡浮，馬志尼，鄧南遮那些愛國的志士的傳統的。卡浮，統一了意大利，馬志尼，激起了意大利人的民族觀念，鄧南遮，聯合了意大利人，墨索里尼，爲意大利人爭得了光榮。不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沒有激動了意大利人的情感，他需要秩序。

當墨索里尼的黑衫同人還沒有占領羅馬之前，意大利的國命正在垂危的時候。雖則背了與奧大利的盟約，意大利贏得了一次勝仗；但是意大利的元氣是大喪了。國內產業的不振至瀕於破產，社會的騷動不休，秩序的敗壞，幾使一個打了勝仗的意大利無以自立。愛國思想的驅使，爲了要秩序的確立，社會主義的墨索里尼擔負起了這巨大的責任，他所率領的黑黨人從米蘭長驅直入羅馬。他毀棄了代議制度，他實行了一黨專政，個人獨裁，他確立秩序。最後，他爲意大利爭得了光榮。在黨的一方面墨索里尼是一個叛黨的份子，在國家民族的一方面，他却是意大利的「救主」。現在意大利的光榮都是墨索里尼所造成的我們不能否認。當民族的生命危險的時候，偉大的政治家爲了民族，他會放棄他的私有的黨見，爲一個更重大的目的努力。

在這里，我們看見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英國的麥克唐納——這都是我們所應欽佩的。

因爲墨索里尼的出發點不是憤恨，是在謀意大利的自強不息，所以她對於人沒有嫉怨。當她毀棄了代議制度的時候，人家固然在注意她，但並不防備她。雖則有濃厚的民族主義的色彩，但她却没有種族的偏見，沒有宗教的偏見——終於有了與天主教皇的盟約。這些，在她後起的希特勒却不同了。

人家說是「法西斯帝」是極右的，「列寧主義」是極左的，墨索里尼與李維諾夫應該是「難得碰頭」的，却在羅馬對面的討論着。一種政見，是一種偏見，客觀的人不會反對任何人的偏見，也不會宣傳自己的偏見。大政治家是主觀極強的，同時，也是極客觀的人，他們所認爲應握住的，不是理想，倒是現實。像列寧一樣，墨索里尼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 A Great Realist。

意大利是在奮起，她已經將她的力量表現給世界看。這是一個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從瀕於破產的意大利今日的光榮。這勞績是墨索里尼的。我們不能不這樣確定着。

土地政策

曾迭

中國人是不講究政策的民族，中國是不講究政策的國家，無論是國際的交涉、國內的大政，人間的私事，就只有手段而沒有政策的。即使有什麼先覺，手訂了什麼政策那樣的東西，可是奉行的人，也不過認爲名義上的存在，依然是在政策的招牌之下，玩他的手段的把戲；所以中國雖然占有廣大的領土，號稱以農立國，可是，除了因外寇的侵略土地，軍閥，土匪的割據土地的事實外，實際的土地政策，是無人注意的。

向來，勝利的軍閥照例各就他們的勢力範圍，擁有相當數量的「領土」，這所謂「領土」，于形式上，法律上雖然並未賦予他們以土地所有權，在實際上，種種隨地征收，漫無制限的苛捐雜稅，土地的收入，大部份是歸于他們，與他們自己所有的土地，沒有分別。

但是，一向以爲「領土」上的利益——剝削——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以刮地皮爲專業的統治者以爲可以自圓其萬世的好夢的，現在也不免因「農村破產」的迅雷而驚破了。

這劇變的現象原是必然的結果，而民不聊生，社會秩序的破壞，又是關連的事實。於是「赤匪」利用了這弱點，「叛逆」也利用了這弱點，而中央要人，也覺到有討論土地政策的必要了。

赤匪的所謂土地政策怎樣？蔣委員長在他所發表的「對於土地政策的意見」里，已考察得十分明白了。他說：「赤匪之于土地，除資爲鬥爭工具外，別無政策可言，在初接觸匪區之青年將校，容或有驚爲新奇可喜者，歷時較久，觀察較詳，率皆恍悟其爲以地餽人，驅人殉地，循環掠奪，迄無止境……」至于他對於今日中國地主與農民的一般狀況，也說得非常切實，他說：「……今日中國之土地，不患缺乏，並不患地主把持，統計全國人口，與土地之分配，尙屬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即人口繁殖之內地省區，亦絕少數百數千畝之地主，而三數十畝之中小農，確占半數以上……」

根據上面的意見，關於赤匪的「驅人殉地，循環掠奪」的土地政策，固然是不成其爲土地政策，更是萬不能再去做勁的惡劣手段。但是，中國土地問題的不能單從形式上，法律上的徒擁虛名的地主與農民間去覓途徑來解決，而必須從「領土」的擁有者們去解放出來，是很明白的事實。因爲中國是根本沒有大地主的，中國真正的大地主是「領土」的擁有者，否則，一切的「土地政策」都是剝削的手段而已。我們讀了崑山縣西北鄉田業代表等的宣言也可以「恍悟」了吧！

崑山縣西北鄉田業代表趙平候等，爲稅重租輕，白戶業業，所收田租，不敷納稅，提出彌補辦法三項，籲請政府，予以救濟事，特發宣言云，（上略）年來因米價跌落西北各鄉租務，益陷於不可收拾之境，其上棧照繳租米者，假定平均每畝五斗計，照今年折價每石五元計，實收二元五角，除納稅約一元二角，及各項費用三角外，每畝所餘至多不過一元，而現白戶業業，賠累滋多，凡白戶之佃，除田業主賠完地稅外，又有追租費用之攤位，每戶需三元數角，欲田主不轉溝壑以死，殊不可得，以言田賦，則歲有增加，二十一年度上等上則田，每畝須納一元五角之譜，本年雖有幾項附捐，已期滿停徵，但每畝仍須完一元二角左右，按諸現在每畝二三十元，尙無人過問之田價，已超總理值百抽一之規定五倍以上，去年西北各鄉業主，以白戶增加之故，所收田租，不敷納稅，莫不叫苦連天，今年佃農藉口農村經濟破產，相率抗租不繳，開倉逾月，徵起實數，不及十分之一，而公家催稅急於星火，新稅陳糧，均絲毫不容短欠，業戶點金乏術，欲驚出以應，又苦無人過問，轉難思維，現擬辦法三項，請求政府予以救濟，（一）請求准予將田畝收歸國有，（二）請求准予將田畝抵完地稅（三）請求准予向欠租佃戶直接徵稅，第一項辦法，尙能施行，誠爲業主所樂聞，然在目前困難時期實行，第伏查最近蔣委員長將田賦通令，本有欠糧不繳，將田充公之說，是第一項辦法，一時雖不能實行，而第二項辦法，自無不可實行者，至第三項辦法，則因業戶既未享收租權利，當然不能再盡納稅義務，總之崑山西北鄉田業，處現在情勢之下，實已等涸轍之鮒，正請求生不得，如欲責以清完田賦，合上述二三兩項辦法外，殊別無彌補之方，爲此除籲請蔣委員長，行政院，財政部，江蘇省政府及財廳，迅令崑山縣長，組織地價評定委員會，准將田畝抵完地稅，以爲土地收歸國有之準備，一面并准業主，將欠租佃農開單呈請直接徵稅，以免賠累外，謹此宣言。

大學之道

胡同光作

大學生，踢足球，不服輸，打裁物。吃官司，無下場，請調人，講不通，教育道，此輩落，被雙牛，無罪惡，所痛惜，該大學。



鄉居雜記

傅敬嘉

三民主義

村中有個簡陋的私塾，是爲村中一班還不能到田野去作工的孩子而設的。由一個五十多歲曾連考四次還不及第的老頭兒主持着。我爲了村中沒有可以談話的人，所以常常到他那兒去廝混。他是一個十足的冬烘先生，談起話總把頭搖擺着，而且常常夾進幾句酸溜溜的「之乎者也」——其實我們絕對不能說夾進幾句酸文是可笑的，就像我們在談話中也不是愛沖進一些「愛皮洗地」麼？

有時我們會談出絕大的笑話來的。有一次，他正襟危坐，先咳了幾聲，然後再用莊嚴的口吻問我道：「聽說現在有了什麼三民主義，是真的嗎？」

「怎樣會不真呢！三民主義是……」我真想把三民主義介紹給他，誰知他的一聲長嘆把我楞住了！

他帶着悲哀忿怒的聲調道：「昔者有四民——士農工商——之分，而今竟有人欲去其一而存其三者矣！豈不豈有此理！我不知道他想去掉那一民！試問士農工商這四民中，那一條是去得掉的！」

我一面笑着他那形狀的好笑，一方面又嘆息着村民智識之閉塞。我連忙對他說：「你錯了！三民主義並不是這樣的！不信的話，你自己去弄一遍就知道了！」

於是我把一部中山全書借了給他。他化了半個月的光陰，把三民主義全看完了。

「還有道理，還有道理！——當他把書還我時這樣說。我很興奮，我很感動，我以爲村民並不是愚笨的，只要能把新知識灌輸到他們的腦中去，他們也能夠成爲革命的中堅的啊！」

正命天子
熱天的晚上，納涼是必然的事。晚飯後，晒穀場上，弄堂口全坐滿了人，大家談談故事，以釋除他們一日來的辛勞。他們所談的，十分之五是一些鬼怪神話；十分之三是某處稻好，今年穀價賤之類的事；十分之二是某人和某人有了關係，誰生了雙胎之類的話。至於國家大事是絕無僅有的。

我在某一天的晚上無意中想起了日本，他們都望着我發呆了！

「日本？什麼是日本？大多數這樣問。」

「日本還不知道嗎？」我驚異了：「是一個國家，和我們打過仗，還搶去了不少的地方哩！」

「哦，我倒記起來了！」一個中年的農夫說：「前月上城去，聽見說又在打仗了，也許就是什麼日本吧？我也沒有細聽，打仗的事早已聽夠了！年年打，打來打去，總是我們倒霉，殺這樣賤，聽說都是打

仗的緣故哩！」

我說：「不過，這一次不是和自己打，却是和日本打。」

一個老一些的說：「無論如何，打仗總不是好事。」

「正命天子不出世，總得吃苦！」另一個說。

於是大家把講話的目標轉向正命天子了。有的說：「正命天子早出世了，現在也許在替人牧牛。」有的說：「×地掉下一團火，有人看見一條金龍哩！」

我忍不住了，我說：「不過，正命天子可不會有的了！」

於是大家罵我說天子那可沒有的！並且說我一定是受了洋學堂的毒。

於是談話的方針又轉到洋學堂。他們無理地罵，於是什麼洋學生養兒女啊，領上一根繮腳帶啊，男女不分啊，都跑出來了！

唉！封建思想正像一條極大的鐵鍊把他們束縛住了！我們要復興農村，最先應該把這鐵鍊解開才好！

目疾的治療

很不幸，回家不久，就得到了很厲害的目疾。一些東西都照不見，睡在床上不能起來。鄉下醫生所知道的幾味治眼病的藥全吃過了，但一些効力都沒有。

這樣，便使我的姑母焦急起來了，根據她幾十年的經驗，她肯定地說我遇到了什麼惡神。她很相信鑼頭課——是一

種卜筮一類的玩意兒，據說可以知道病人遇見的是什麼，並且有解決的方法。詳細情形，因我未曾目見，所以不能記下來——所以特地請三伯父跑到五里路外的S村去請一便記子先生替我占卜。結果說我是遇見了「前世的母親」，要送一送才會好。

於是，全家都為我忙了！大伯伯跑到很遠的市集裏去買肉和魚，姑母和幾個姊妹們忙着用糯米粉做糰子，糰子的形狀不是圓的，却要做成十二生肖的樣子。三哥和阿大——我家的伙計——忙着用竹紮一頂糰子；用稻草做成一只船，還糊了幾個紙人。

一直到深夜，才算把應有的東西都做好了，於是姑母把一個紙人放在我的床裏——這紙人是代表我碰到的傢伙的——糰子擱在凳，船却放在床沿。隨後三伯捧了一大盤的祭禮物進來，點上香，斟了酒。後面又跟進來一大羣人，大家七上八下的拜着：

「送你金，送你銀，送你到另外一個好地方去！」他們這樣說着，好像一個大人騙小孩的口吻。

於是三伯把床裏的紙人塞進糰子裏去！二個人捧了糰子，一個提了船，一個提燈，一個拿米望房裏灑，另一了舉起一大束桃枝在床上猛力一拍，喊道：「起馬！」

於是一羣人馬浩浩蕩蕩地出門去了！

姑母馬上把門關起來，並且吹熄了家裏所有的燈。據說不能一有些亮光的，不然，到掉的鬼又會找回來的。一直等到大隊人馬把船輪在野外焚化了回家之後，才可以把燈點起來。

於是大家圍坐着，把所預備好的魚肉之類大吃特吃，吃到一些沒有餘剩為止。據說有一些餘剩就不吉祥的。

一幕嚴重的典禮就此告終了！然而我為一夜的興奮失眠了！第二天，眼睛更痛了！

市集裏

在鄉下要買東西是很討厭的事，雖然鄉村中也有小店，可是都只賣一些日用品而已，甚至買一包香烟都該到十里路外的市集裏去。市集並不是天有的，他們有一定的時間的。

在我的家的附近有二處較近的市集，一個是每逢二五八日開市的，另一個是每逢三六九日開市的。每當市日，所有的小販都從四處很早的趕來聚集在一起，一到午後又各自散去，大有「日中為市」的古風的！

鄉中沒影戲院也沒有別的消遣場，所以市集便成為公共遊憩地了！以前，除非在農忙的時候不大有人去，不然，無論老小都喜歡去跑一趟的，這正像我們遊城隍廟的心理一樣。可是現在的人卻沒從前那樣多了！居然，不景氣也波及到偏僻的山村裏來了！在市集裏常常可以聽見嘆息聲。常有人這樣說：

「太貴了啊，買不起哪！」

「本錢大哪！做生意也是被悲哀籠罩着！」

北局的今昔觀

王禮安

號稱天堂的蘇州，在這兩世好像氣象新（？）了一些；或者說是歐化了一些吧？城中的「北局」，在蘇州，是有名的東方「維也納」，也就是蘇州唯一繁盛的中樞。

在過去，北局不過是一些土山，垃圾堆，到了夜裏；猶其是冬天的夜裏，人們連走過這裏都有點「不寒而慄」，那裏還有胆來欣賞它呢？可是。會幾何時，先是青年會放映了電影。接着，又有東方（今已改為開明），大光明等影戲院的設立，末後，所謂好一點的蘇州大戲院也應時而生，同時，又建設了一個小公園，西面的救火會鐘樓高聳在雲中，也可以點綴這北局的莊嚴，在夜裏，從那綠樹的密縫裏，透出紅色的燈光，從遠處看去，只見人影搖搖，回頭看新蘇飯店的房間，由裏面的燈光而現出一

苦的一！

做小販的都嘆息着銷路稀少；顧客們嘆息着沒力量買。大家臉上罩着灰色的幕！

尤其在收獲以後的市集上，我們可以看出更多一些的愁臉。農夫們為了要還租稅，所以都把新穀出售，但是近來的穀價是多末的低賤啊！農人們不能不戴上憂愁的臉色！大家互相訴苦！

市集不是快樂的！一切都

間間整齊的窗洞。

摩登士女，有閒階級，他和她也就常常消磨在這銀城裏，他們借那影戲場做他們的談情說愛的唯一適宜場所，過着他們甜蜜的生活，做着熱情的幻夢！

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學校裏是放假了，所謂「時代的學生」，他們或是她們，終不會不肯放棄這快樂的日子，於是北局就是他們和他們必到之地，可以說：「他們和他們的足跡，在每一個假期，是不會不踏到這東方維也納——北局來的。」

光陰之神是不斷的前進，

它只有進而沒有退，在它經歷的過程中，世界上的事，也隨着變遷，就是我們的東方維也納，我本來是一都市最穢濁的一角，可是，在不久的過程中，就變了現在的景象，而且最近「蘇州」和「大光明」兩戲院又有重修門面，加添座位的計劃，預料在不久的將來，北局更有更大的建築，極盛的繁華，而更會有許多摩登青年男女，沉醉在這神秘的銀海之中！

冬，又光臨了大地，人們的對於北局，決不會再有寒慄的心了！他們惟有沉迷，麻醉，留連；一直等到和另一世界見面的時候！



冬宵小景

洋車夫生意蕭條，不勝寒慄，有以燈火代爐之妙策也。看這一

陳銘樞與陳濟棠

住言

1.

在這篇小小的文章里，我不想提及陳銘樞，或是陳濟棠的政治思想，就是半個字，就是一小句，我都不想提及這樣枯燥無味的東西；其實哩，我想提及也沒有可能，因為這小小的文章，地位固然有限，更何況這種所謂「政治」也者的東西，我是從不曾問過的，總是覺得很生疏，很隔膜，要說也不知從何說起。

那末，我這小文章里所要說的是些什麼哩？是他倆的逸事，還是他倆的起居註？是的，也許可以這樣說。但是；也許又不可以這樣說。總之，讓讀者們讀後怎麼說都好，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也不過是想到寫到，初沒想特別的取什麼形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居心與作用。職是之故，題目我只用「陳銘樞與陳濟棠」這麼簡單的幾個字，再不加什麼其他的字樣，也就是要使讀者們明白我這里所寫的只是些關於他倆的拉什的片段的東西而已。但是，我也得聲明一句：指使我把這兩個西南政治軍事巨頭的名字連在一起的，却是為了他倆的事蹟，有不少類似的，或是可以拉在一起談，拿來對照的地方之故。

現在，讓我們開始說到他倆的家鄉。

A. 陳銘樞，是廣東省西南隅一個不繁盛，不開名的廉州合浦縣人氏。不，如果我們細心點想想，便記起合浦縣還是一個出珠的所在哩，在過去確實也有不少人間名過，就是目前當我們讀到「珠還合浦」這句子時，也仍會偶然地想到這個地方。銘樞的出身，我們不曉得詳細，所曉得的，只是他是保定軍校的學生。自從他榮任了廣東省主席之後，曾以榮譽之身，旋歸家鄉合浦一趙。經常要回浦的人，一定經過北海，一個在合浦之西，而是接近大海的商埠；銘樞自然也不能例外，是經過北海而轉回家鄉的。據說那次他經過北海的時候，雖身為主席，也只單身獨馬()上陸，而且時時趁一部黃包車，在大街上盪來盪去，全沒有懼忌的樣子。

B. 陳濟棠，是陳銘樞的鄰鄉人，即是廉州之北的欽州人氏。但是由外邊人看來，高(高州)雷(雷州)欽廉可以稱為同鄉的，因為大家早已總稱這四個地方為單一的名詞：「下四府」。不過，欽州沒有廉州的「得天獨厚」，沒有一個這能以出珠聞名的合浦，沒有一個這與安南通商的北海，而欽州是一塊瘦瘠之土。至於回欽州的人，從船輪上來的。也都要經過北海，有一次，當陳濟棠身為總司令的時候，他也回家鄉去；但是經

過北海，還未上岸便先被幾部汽車，在那二三條唯一的馬路衝來衝去的叫着，弄得大家目眩頭暈，他便乘機溜上了岸，轉回欽州去，卒之不曾遇到什麼危險。

3.

第二，說到他倆的遇險。

A. 忘記是那一年了，陳銘樞住在香港的皇后酒店，同住的有他的夫人跟廣東財政廳長范其務等。不意有誰來放了一把火，使皇后酒店燒了起來，弄得樓梯都冒着烟，跑不下去。銘樞等任的是四樓。這可急死了他們。正在沒法的時候，救火隊來了，在下面馬路張開大帆布，招呼他們跳下去。第一個跳下去的是范其務；輪到銘樞時，他見老婆在一邊顫着，不敢跳下去，他便一手把她先推下了窗口，攆下馬路上的帆布上，自己繼着才跳下來，可是不知怎的，帆布乘不穩，把他一條腿弄傷了。現在腿雖已醫了，但跑路時却有點跛，大家便叫他「跛陳」了。這是廣東人慣叫他的綽號。

B. 無獨有偶！陳銘樞遇過一次險，最近陳濟棠也遇了一次險。事緣冬至時節，濟棠乘公餘之暇，伴夫人，公子，趁私家保險汽車去羅洞賞梅，返來時車至某村莊，從兩旁射來了無數的子彈。侍兵的汽車，壁跑開槍還擊，濟棠的車因為跑得快，撞入了一個深坑，把他的肩膀也撞傷了。陳銘樞人呼之為「跛陳」，陳濟棠也許要變成「歪肩陳」了。

第三，說到他倆的老婆

A. 就是那個給陳銘樞從皇后酒店四樓推下馬路的帆布上的，陳銘樞夫人。據說這位黃臉婆是一位犀利的河東獅吼，不論家務之大小，就是舉凡陳銘樞的一切行動，都要受她的管轄的。到那里去，需要稟知夫人太太，做什麼事，也得徵求她的同意。銘樞的風流，似乎是盡人皆知的，至少是廣東佬，因此受太太牽制的地方也很多，有時是當着許多人的面前，也曾給太太反臉，責罵過的。似乎有人還說，銘樞太太曾約許多官長的太太們組織了一個太太會，專事約束丈夫們的；即是有那位官太太受到丈夫的委曲，儘可投訴會長主席夫人，由主席夫人去打了這官長的一下耳光，以示懲戒。

B. 陳濟棠對於夫人哩，却是敬多畏少。據說他的夫人是有福命的，濟棠自從跟她結婚之後，便享到這福命夫人的福蔭，一級級的高陞，一直到了現在總司令的地位，(雖然還是自己

點綴在球
中要推他
頂有傑



鳴兒說，新年的

拋烟尾之際

須白石

且夫論語派提倡噴烟以來，烟之價值頓形提高，烟之好處有口皆碑，烟之意境亦道破一二。吾國教育者素以戒烟禁烟為其訓育方針，于此強有力的風氣之下，其侮蔑自由，槍斃靈感，抹殺偶然底啟發(是一專門名詞，意于偶然間發生一種東西，與觸機之義略同，與烟史必理順稍異，有洋文，不記)的荒謬大道理，亦不攻自破。而一般烟客均欣然色喜，雖吸之多者亦以為自此方獲得了吸烟的重生的意義。即不吸烟的人也都有「聞雞起舞」，漸漸與烟結不解緣者。(按烟有使人與結緣而不解的魔力，已是其神奇偉大之處，無論乎別)。善哉論語，使無彼一語道破，天下吸烟人將永遠只會吸進噴出，噴出吸進，全無意趣，了無道理，而不吸烟者亦將永不得一嘗個中神髓，白舌一世，一直到嗚呼哀哉。

上拋開話，下歸正文，我現在所要談的是拋烟尾之際的情趣——是吸烟各種情趣之一。不過做烟客雖然吸烟多年，也

封的)當濟棠身為團長的時候，據說曾一度棄離這夫人，但是立即團長被除職了，這更可證明夫人是有福命，所以濟棠對她只得加倍的敬畏了，何況他是一個頂迷信的人哩！

第四，說到他倆的羅曼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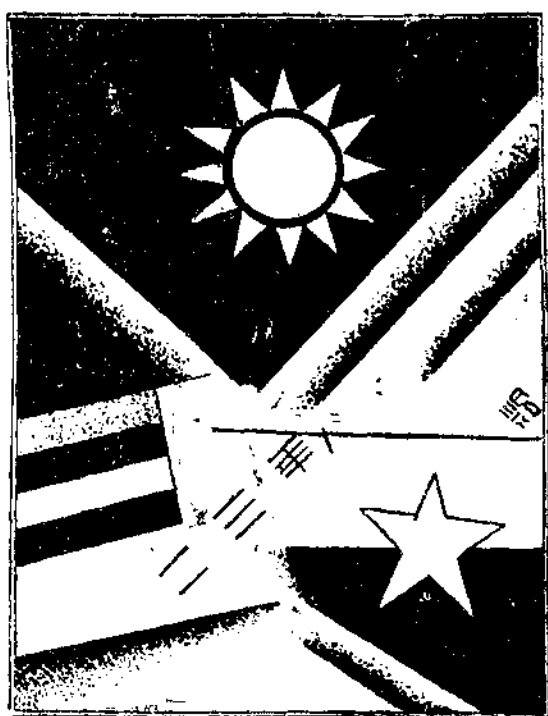
A. 上節已經說過銘樞之風流，是盡人皆知的！你試問每個廣東佬，沒一個不曉得他對於女學生，對於女尼，發生了不少的不少的羅曼司的，有人還說翁照垣所以能得到銘樞的再次提攜的原故，就因為翁是他的拉繩人哩

B. 在這方面，陳濟棠似乎給人少說到一點。但是要全說他沒有，一點羅曼司都沒有，那又是不對的。那就是所謂「既為寡人，焉能無疾」的緣故了！

第五，說到他倆的逸事。

A. 在廣州的永漢路上，有一家叫做「吉祥」的大茶樓，便是給陳銘樞常常獨自一個去喝茶，弄出了名的。他來的時候總是很早很早，有一天，他見一個廳下的小職員(省政府里的)大清早也到吉祥樓來喝茶，他便跑去問他，「是否天天都這麼早？」那人連忙答道：「是的，是的，都是這麼早。」陳銘樞便以為這是一勤力的職員，記起了他的名，後來居然委一個小縣長給那人。其實哩，那人是一個麻將鬼，常常打牌打到天亮，回辦公廳前偶然到吉祥樓的，初未想到這却就是他的好運道哪！

B. 在逸事上，陳濟棠也有一椿可以與此比美的！據說陳濟棠是一個儉樸的人，時常穿一件棉外套，頭髮鬍鬚都是許久許久才剃一趙。有一次，他到廣州最堂皇的「白宮」理髮室去理髮，當時理髮的人很多，伙計見這個狀似落魄者的傢伙，便招待陳非常簡慢，指指叱叱地吩咐他在一邊等着。結果理好了髮，得濟棠却若無其事地給了那理髮匠五元港幣，這便理髮匠呆了許久。後來有一位客人認識這就是陳濟棠，才跟那呆了的理髮



太陽與星

詞同光作
編建成立人民政
府，陳銘樞創遺
五星旗，五星旗
應五星旗，中
大軍大敗十九路
軍，生處黨徒而
氣功，有反正派
香灑天機，此五
星旗滿漢無光，
二十三年天下
太平。

匠說，使得他吓了一跳，以為陳濟棠定會來難為他，便跑去躲了幾天，見得沒有事了才跑回店來。

第六，說到他倆的出國及其他。

A. 陳銘樞才從國外回來，這是誰都曉得的。這樣，他也算是一個出過洋的人，而且是路過了許多國家的。一回來國內，據說他便開始活動軍組新府了，結果在福建出現了一個「人民政府」，他身兼軍事委員會主席，與文化委員會委員。但是他對於話劇運動似乎很有興趣，在廣州時是出費辦了一個戲劇研究所，到了福建又出八百元給先研究研究所的所長歐陽予倩辦劇場。

B. 陳濟棠也出過國，這似乎就少人知道了。那時他還是團長，被派到蘇俄去遊歷，同行的有現任廣東民政廳長的林翼中。在組織新府這事，陳濟棠也是幹過的，就是一九三一年的西南國民政府，那時是現任南京國民政府的汪行政院長，與孫立法院長等也都參加過的。但是對於話劇，顯然這提倡讀孝經的陳濟棠便不感興趣了，而堪與此比美的，他却有一個燕塘軍校！陳濟棠的興趣，大概都放在燕塘軍校上吧？

受了些論語的薰陶，而烟趣渺如烟海，還不敢說有所了了。且烟尾拋開，是雲那間之事，情理一拋開就算了，有什麼說的？這近乎要無中生有出來，實在是極難能而且無從捉摸。然而縱使一雲那，也還有許多大道理。却是千真萬確的。我想寫出這許多大道理，又怕寫不出好的來。這樣的文章最好是讓林語堂來寫，可是我只在不知那一天的自由談上掠到「烟灰掉在銅爐上」那麼相近的一句，其餘尙遠未曾見。那麼讓我來冒一冒險吧，且不計成敗——自然是一定失敗，無庸來計的。這又是閒話了，再拋開。

却說吸烟情趣之最佳者在于拋尾之際。吸時的情趣是由烟味出發，而這門情趣却在拋的一點上產生。試想一支短烟，起先是儘吸儘吸，吱吱啾啾，螞蟻騰騰，大有不可一世之概；未幾時而盡，剩了屁股；不能再吸，于是只得忍痛拋開，當將未拋之際，不管別的，至少會得有個惋惜的意念——這意念不用費力拉它，油然而生。跟着這惋惜的意念而來的，是對烟尾的同情，覺得它極似末路英雄，年青時不惜被火燒，燒盡了就那麼一拋，拋到壁角落裏，無聲無息，微微冒最後之烟絲，那樣薄，那樣淡，一直到火力喪盡，變成死灰，帶着一肚皮無法控訴的怨氣，壽終正寢。看到那奄奄一息的無可奈何樣子，明知它全無知覺，全無我所幻想的末路英雄氣息，却總覺得很像，像得那麼貼切。于是一縷無名的哀怨就毫無根由的襲了上來，要抹也抹不掉——必須直看到那烟尾斷烟息火，再無生望(笑話)，才收心回念，做正經事情。這是一種，通常老是起這樣感念，對煙尾癡也似的點裏着，延至數分鐘之久。

物極必反

張鴻飛作

歐陽永叔曰，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一
個音樂家的能否抓住觀眾，可以因時間而不同，毫無
奇怪，因為所奏的曲調不同。



文壇畫虎錄

章克標編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二、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為主，事關真實為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三、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關於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四、文人自述自記，即使關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五、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當，若於一人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一九三三的文壇新人 前 轍

黑 嬰

有一回，我和某君談起小說，他『口上』就提出那位現在稱為『一九三三的文壇新人』的黑嬰來。他說：『他（現在的黑嬰）是你底同×呢。他也常常寫小說的，可不見得多麼高明就是了。』

不久（去年的事了），我正忙着×實驗劇社的後台工作，他，現在的黑嬰，突現於眼前，笑微微地說：『你看到嗎？申報月刊上，那兒我有一篇小說呢，名叫帝國的女兒。』不錯，帝國的女兒那一篇小說，正是黑嬰初露頭角的『處男作』。

似乎有人這樣說過——他和穆時英很相像。譬如穆時英的小說是新感覺派，是橫光利一等的承繼人；那末，黑嬰也可以說是新感覺派，却是穆時英等的承繼人了。同時，穆時英很高興流連於爵士音樂悠揚之跳舞廳，伴着什末旋律在跳着 Fox-trot……黑嬰呢，他也是高興跳舞的，而且，他能夠『掛帳』。不過，這兒有一

個兩不相關的地方，一是小白臉，一是小黑臉吧。真的，黑嬰之所以名為黑嬰者，以其為小黑臉也。他生長於『赤道線』上的南洋，受了該處的環境的薰陶，皮膚不得不黑，臉兒不得不黑，黑得像南洋的土人差不多，據說，杜衡曾經寫過一封信給他，教他不要摹仿人家（自然是指穆時英）。要知道，穆時英也是摹仿人家的，而穆時英的作品還有許多人批評牠是內容空虛等等那末他更不應該摹仿那還有許多人批評牠是內容空虛等等的作品了。現在，他頗為憂慮，憂慮着題材之不易找，或者說，下筆為難。本來，他是有一點兒聰明的——寫小說不用打稿，不用構思（危險呀）；稍為有點兒什末東西觸動了靈機，馬上，『落筆似蠶聲』，幾乎像李白一般的天才，『倚馬可待』（過獎）可是，問題却不在這兒，却在『寫什末』的憂慮。如果寫些大衆文藝（？）的話，那生命會發生危險；反之，

寫些無聊的東西，人家要罵為腐化，反革命……；無已，惟在他底生活過程中，像『章魚吃自己的腳』一般，寫實地重現出來吧。

已經說過，正如穆時英一般，黑嬰也是高興跳舞的，據說，每一個人都得有一種嗜好；如果沒有一種嗜好，那就沒有人生的趣味了。所以，有人好烟，有人好酒，更有人好賭，好嫖。黑嬰，他還算是一個好孩子，什末嫖，賭，飲，吹等『四門頭』可不沾，單單跳舞這一個玩意兒就欲罷不能了。因此，整個的生活都沉於醉滑溜溜的地板上，或者說，軟依依的纖腰（也許是粗腰）上，他的小說，當然的，就大部分逃不出這個舞場的圈子了。如果有人不相信的話，喂，朋友，請你看他的作品，那就可以知道我是一個忠實同志。

風水先生會騙你十年八年；而你要證明吾言之不謬，正如『吃豬血，疴黑屎』——馬上見功。

徐轉蓬

正在飯店里用膳，忽然，前面那個桌子圍着好幾個人的『除何家槐之外，其餘不知何許人也。』一位同學對我說：『坐在何家槐身邊的那個就是徐轉蓬啦。』

大寫：徐轉蓬，長長的臉，尖尖的下巴兒，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一身是中華民國

的禮服——長衫——包着，靜默地，不大好說話，多『斯文』呢。如果還有人認為『寫』得不『大』，廬山真面，尙屬模糊，那末，請你們翻翻『矛盾』的×期吧，那兒真的有一個徐轉蓬的 Close up。

他是穆時英底同學，在光華念書的；現在也和穆時英一般，混了幾年，算畢業了。畢業之後，沒有什末『任務』，仍以寫小說為消閒，或者說，以為度活的方法。

據說，他底生活也是很浪漫的，不消說，跳舞就是青年人最高興的一回事了。不過，上海實在是在『銷金窟』，游手好閒的，怎可以維持得下去？因此，為節省經費起見，於是，他算過，以遷地為宜，

×記宿舍，位於真茹，徐氏轉蓬。下車（並非縣長履新。不過，這兒有火車站，有公共汽車站；徐氏由上海來，故云下車）於此。十塊錢的房間比向北的雖然每月要多只出一只洋，可，『開軒南面園』，看到綠油油的菜地，亦云風雅。里面，一榻，二桌，沒有書架，很簡單。在這個簡單的房間里，創作出『母親們』等小說。

無論什麼人，在第一次收到他底來信，只消看看封面寫着的幾個字，纖小的，柔弱的，你會誤會這是某位小姐（案據劉復提議，不稱蜜司）底手

筆。誰料他登在雜誌上的小說底稿，都是這樣寫的呢。他底小說不長，大概在四五千字左右，『如假包換』的短篇小說也。描寫的題材多屬家常瑣事，富有農村風味（與穆時英的都市風味相對照）。表現的手法，在白描，沒有什末誇張，也沒有什末艱澀（如魯迅）。有時，刻劃出各種人物的心理，倒有點兒令人滿意之處。

他也有煩惱。在社會上，人們不能夠沒有一個主張。說得漂亮一點兒，應該有一個立場。站在自己的立場，說出自己的主張，這才是有頭腦的人，同樣，在文藝的花園里，或者說，在文壇上，也得有一個立場，有一個主張。如果什末都沒有的話，

只是『手淫式』（某作家底名言）憑着一時的衝動，拿起筆來亂寫，我相信，這一定會發生很大的矛盾的。譬如今天寫一篇發揚民族精神的小說，明天又寫一篇普羅列塔利亞的小說，你想，這簡直是雙重人格的表現了。

徐氏雖然不至於弄出這樣很大的矛盾，可是，因為他沒有明確的立場，一貫的主張，所以，他就有『討得公喜，惹了婆婆怒』的局促了。他看到文化列車的批評，很懊悔地，搖搖頭說：『他們又罵我了。像我們這樣子，要寫些比較滿意的東西，真是不容易呀！』不錯，所謂『自由人』，實在左右為難！這就是他底煩惱。

廿二年除夕

有時則也稍有別種 Formula。最普通的是發生『憶』和『憤』。正在吸的時候，我往往是第三種人，與別不同：只管殺癮，毫無思想。有之，則要到吸完時期；一支煙吃到七八分脹，癮已殺，乃開始思想的活動；這時的煙自然還未離手，可以再抽五六口，但這五六口已極隨便，近乎應景，我的意念早離煙而去，跑到不知那裏去了。所以我的煙尾總會『燙手』，要燙了手才拋掉，不燙是決想不到拋煙的一點上去的。通常為迷惘恍惚為『神思不屬』，這情境庶幾乎近之。

溫習過去的事，通常以夢裏機關最多，次之是『憶』的時候，夢裏的溫習大都『亂夢顛倒』，極不經濟，在憶的時候却總是提綱挈領，揀最精彩最動心的一段重浮上來。而這些溫習老是愈溫愈遠，愈遠愈有味，可是溫得正『動兒』的當口，煙尾却已到了彌留之際，把手指陡一燙，乃陡一驚，意緒便從不知幾千幾萬里路遠的『憶』的尖端縮了回來（那麼快！），還原。縮了回來，自然就把煙尾一拋，問是這一拋呵，就又變成恨恨的了，原因不待說是煙屁股燙斷了『憶之絲』，不勝可惡討厭之至。

（從第七頁拋煙尾接來）

作光同胡



記兩位戲劇家(又一則記)

柴屏

一 徐寶山

他的身體胖而高，掉號「大炮」；也有人叫他「徐拋太」——「拋太」Potatoo之簡稱也——但是，也許你不會相信，在他這個個胖如蕃薯的身體裏，却包藏着一顆芥菜子那麼大的心！

他是洪深的「高足」。一九二九洪深復旦生徒至杭演劇後，杭州的學校戲劇運動「可算極盛一時，那時他就稍露頭角，也曾在民國日報上給復旦劇社作義務宣傳現在，杭州的青年，大概都知道徐寶山。

有人問他，「你為甚不翻譯一些，他說翻譯很難，倒是頗慎重其事的，雖說他的英文程度很當得起翻譯的重任。現在他創作了，題材大多取自下層階級的。他說在「××主義」刊物上發表文學作品不大體面，可是現在那些刊物上也見到他的大作了，可見這並不「不大體面」，你想，對不對？

他導演時有一特點：很注意零碎的細節，換句話說，他是

的演員在舞台上必須是生動的，多變(非內心的)的，他才滿意；所以，若是這里有一平凡的劇本，經他排演，這劇本就不可觀。但他有時竟大胆地把劇情改變，這未免有些矯枉過正了。

他認為導演對演員有絕對的支配權。有一次在後台，他突然教「演員甲」到台外黑暗的走廊上去，談了一些秘密的話，他低聲對甲說：「不好了，×××(演員乙)被×××(演員丙)愛上了，她到他家去，她要求他同去看電影，×××這個傢伙真妖豔啊！你想，因為演劇，在校里演出戀愛的把戲來，於我(他是教師)的責任上可不是很有關係嗎！

二 受戒的作者

徐葆炎

是一個沉默者，他的心或者很熱烈。在他導演下，演員有相當的自由；他不像一個普通的導演，把演員束縛得像一個泥菩薩。

他不算矮小，可是文弱的，即使着了袍子馬褂，也有些像女人，壓根兒文人氣魂的。曾經與人合譯過羅曼羅蘭的「愛與死之角逐」也曾經爲了某種關係，老避去與他似乎有危害的嫌疑。

三 故梁遇春

北大圖書館毛刷上有這麼一句大標語「打倒梁茅兒」(?)

類似這種語氣「梁茅兒」就是他，他是圖書館西文編目主任，北大英文系畢業的，曾在母校教基本英文。(註：「茅兒」即「孩子」之意。)

也許比他年紀大一點的，他的一個學生，某次，在班下對「梁茅兒」說：「你講時最好用英語講解！」他不答，仍舊講着他自己的，但他臉上終于不禁潮紅起來，羞答答的。我想，他無須這樣表示歉意的，因為他講解得很清楚。他頗瘦小背微曲；滿口福建人的國語音調，話說的極快，快到有時使他的口齒。他愛酒，有顆熱情奔放的心。

他患腥紅熱故後，他的至友廢名曾爲文紀念，說他不但努力於英文學的翻譯，成績極好；而且他的文章，在白話文學各派中是別樹一幟的，廢名稱之爲「白話駢體」。這一方面可說是中國語文固有的特性使然，在另一方面，這與中國舊文學也準有相當關係的。(關於這，可參閱梁著本體集，以及分載現代或過去的奔流上的他的散文作品。)

一九三三來日夜校事。

之後，便如大夢初醒般伸懶腰，打個呵欠，或者再向地下烟屁股投一咀咒似的白眼，終于掉頭不顧，動手正經事情。這是億億的情景。

至于「憧憬」，則總是看了騰騰上升的殘烟，心裏同調地升起了非分之想，與「憶」一樣入于入迷妄狀態。但當燙手之後，抛烟尾就是一個方式那不再無由地對烟恨恨，而是「起勁地」的多。在那時，所憧憬的大概已達圓熟之境，給與一燙，倒似是頗爲合理，像一個好太太制止丈夫什麼過度行爲一樣，丈夫非特不覺得她的嚴厲爲可恨，倒反覺得一種「嚴厲的甜蜜」。在那樣情境之下，拋的勢子總是輕輕一滾，有時候雖也有意提高了用力一擲，但那是表示高興之意，底子裏藏着點親熱的意思。

啊哈不好，一寫寫到第五張紙了。太長怕編者不肯登出來，是個問題。就收住了吧。總而言之，拋烟尾是拋得出許多文章的。的吸煙者不可不知，也不可不可不寫。我想論語社諸公能寫出更好的拋烟尾哲學，小子實不勝盼切之至！



拾煙頭，其人亦爲論語社同志乎？

陶謙基作

和氣救國

思索

和氣何以會救國，這正是一個問題——一個目下應該討論的問題！你看我們貴國，自塘沽治定成立之後，雖是外侮不來，內政暫安，昇平之樂，亦不過一轉瞬間。曾幾何時，內蒙要求自治，日本又將實行分化外交，近且將擅劃蒙古一部份土地，併歸偽國，此其大者耳。如目下尚未解決之閩變，更是嚴重的問題了；但尋根究底，也無非是國人忽略和氣，缺少和氣，有以致之！年來政府之救亡政策！曰「長期抵抗」，曰「共赴國難」，曰「依賴國聯」，曰「精誠團結」。這都舊曲，非不盡善盡美，第何以國難仍是如故，內變且更加劇呢？這無他，在政諸公未能純以和氣救國——只知半部和氣救國耳！某不才，願闡發而明之，特不惜借十日談之篇幅，播救國之先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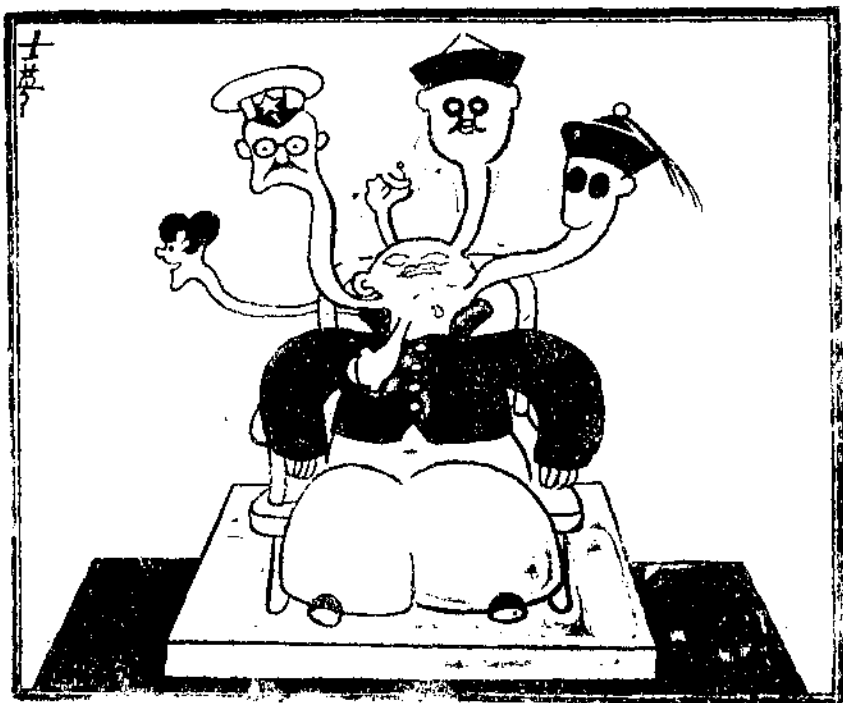
思索曰：「和氣之為用大矣哉，大矣哉！大者可以救國，小者亦可以處世，豈半部論語所能望其背脊哉！」

然而，什麼是和氣，如何才能做到和氣的地步呢？「和」者，即和上之和，和平之和，和溫之和，和協之和，和聲之和，和順之和，和調之和也。亦即中庸之所謂：「發而皆中節」之和也。「氣」者，人盛怒之氣也。綜合之，則是能夠時時和平吾人之氣！對於個人交際，要「不剛不柔」，以「中庸」態度出之。對於社會服務，要「保合太和」，以好滑手腕付之。對於國際外交，要「和協萬邦」，以大量寬容為懷——總之，終日能以笑臉對人，見機行事，謙謙然有古君子國之風，則和氣之真諦得矣！小者，如人打我左邊嘴巴，不妨將右邊嘴巴也讓他順手再打一下，既無傷於主權，也得聯歡，聯歡。大者，如日本近擬圖侵略省，和將劃蒙古之地，以為偽「滿洲國」疆域與遷都之所，政府如真顧念和平，長期抵抗——以和氣救國，須先行電令察宋將士，限於十二小時內，退出所駐區域，並派專員向日宣傳國人歡迎統治意旨，與夫和氣心懷。則其利有二：一則可以保全國軍實力，從容退却，以免臨時慌張，有失體統，如「九一八」之役可為殷鑒。一則可以始終維護東亞和平，表示我國偉大，達到中日親善之旨。這是引例，請讀者自去舉一反三吧。

更就國事而推論之，如閩局中之陳李，亦原是中央委員也，現在為什麼會自為其政，易職改關呢？主要的原因，又何嘗不是委員與委員之間，要人與要人之間，沒有和氣的修養，而老是以意氣之爭的表現罷了。委員與委員之間，要人與要人之間，他們的意氣之爭，原是常見的事，總想不到大家竟會像

古之勇士，一怒而逞其胸臆，實行角鬥，這就非中國之福了。設在政諸公如有和氣修養，大家見面早就和氣和氣，共商國是，尚且謙讓不違，又何能割席相分呢。這正是和氣救國，為今之要圖的說明，故曰和氣救國之功用，豈不大哉，豈不大哉！若今日胡漢民之宣言於香港，李烈鈞之通電於上海，馮玉祥之讀書於泰山，張學良之優遊於各國，宋子文之辭職於財院，和平使者之跋涉於兩廣……難道，難道這為的什麼呢？阿斗們，怒吼起來吧！要求委員與要人們以國家為重，和氣為主，救救我們吧，救救我們吧！

一九三三，十二月，三十一，「除夕。」



多頭症
黃士英作
某人患病，其症不治，求醫診之，病名多頭，天無二日，多頭益發，反又害之。

流放為奴論

得中

近來報紙上常登着些新聞，說是北平當局將要把東北難民，遣送回籍，辦法是將難民送至山海關，然後每人給資五元。後來聽說是東北黨務處反對，就不知道後事如何了。

或曰：這次遣送東北難民回籍的事，一半是東北人的挽救運動的影響。可是我却想到些旁的事。

本來亡了省的人，是只應當在鐵蹄下當奴隸的，而這些人偏偏跑進關來，我們大國不以奴隸視之，已是恩惠十足，他們却要搗蛋，這種不法的行動是的確應當處以「流放為奴」的刑

洗浴

游絲

如是我聞：外省的妓女欠了一身錢債，沒辦法清償，弄到債主臨門，無處奔避；便認定了一個富翁，向他大灌「迷魂湯」，要求「攜作歸家娘」。

及至富翁替她償了錢債，帶她回家一兩個月後，又跟他大鬧，下堂求去；或簡便地悄悄私逃，重張豔幟，再作迎送生涯。

於是富翁的家就像一個浴盤，進了去，再出來，所欠的錢債，就一身干淨；這喚作「洗浴」。

這一個象徵很貼切，但如果果用這兩個字象徵下便的事，尤覺妙不可言！

某某猛人喊幾句口號，揮兵大戰，殺到天烏地暗，日月無光。及至幾百個回合之後，給人殺的七零八落，失了地盤，於是檢點包袱，領其護照，出洋——考察。

某某猛人在職位大撒爛污，弄到蟻民怨聲震天；知到了自己神憎鬼厭，於是忍痛丟了烏紗帽子，又趁其洋船，出洋——考察。

某某政客跟對方吵了嘴，手段不夠靈活，爪牙騷動，勢孤無援，不可再留了，又是領其護照，出洋——考察。

某某將軍過了外寇突襲，手足無措，望風先靡；及至老巢全失，民怨沸騰，自己亦無地立足，於是又領其護照，出洋——考察。

如是種種人物，走到了路的盡頭的當兒，總是一步跨出洋海的。然而他們永不會像黃鶴一去不復返的，過了一年半載，或兩三年，不知弄些甚麼不可思議的法術，又有人召他回國身以要職了！

於是他們經過了洋海，就像洗了個澡，一切仇恨與罪惡，全脫離了貴體，不特無災無難，而且又復光榮聲價了！

這不是正如妓女的「洗債」一樣？而且他們的洗浴真是經過了水的，豈不是更覺妥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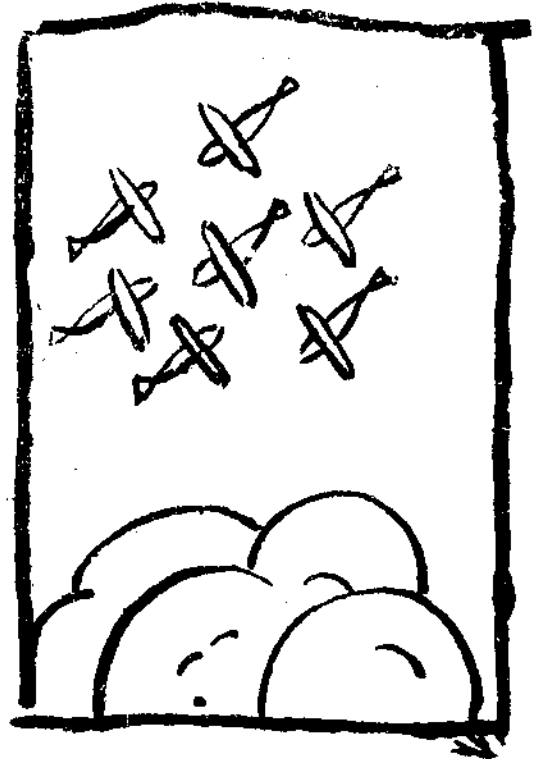
他們的「洗浴」方法，不知是否由妓女傳受的？不然，何以如此奇妙而恰切也？

國術救國論

得中

二屆國術國政在南京已經舉行了過了，從這一次隆重的大典，使我們小民們知道了許多國術的重要。第一是洋槍大炮不過只能擊遠而已，隔陣近攻，還要手脚靈活。第二是婦人打架，每喜咬人，國術即有此種長處，在打人不成功時，我們有牙齒，還是咬他一口。這全不在話下，最大的重要，還是在於國防。

國術國考，和文官考試是同時舉行，據說這是「文武並重」之意。所謂「武者」，非特是指軍事，而且是指國術。國術對我國的關係的密切，是大會諄諄告訴我們的。我們當然能知道東北四省之失，是應由我們國民的國術不振來負全責的。因為我們的軍隊，還有他「安內」的專責。



臨時飛機轟炸閃避法

思索

科學發達的今日，一個生命的死傷，一部產業的毀滅，在那戰爭的利器下，正是一瞬間，一瞬間的事！產業雖可以毀滅，但生命是必須保存的，假如能夠預防的話。

「飛機」，「飛機」！「轟炸」，「轟炸」！這死之神，已由國際間表演至疲倦，轉到中國來；正在發瘋似的興奮着，表演着。前年日本的轟炸上海開北，死，傷，慘，痛的滋味，國人已經領教過了。可是切實而有效的閃避法子，除了一到租界去「到租界去」去求外國人的保護，和北平當局教小學生掘地洞之外，還能告訴我們什麼，叫我們怎樣好來準備預防呢！

十二月，廿二日的一九三三年，中央以十五架的飛機，來轟炸我們無辜漳州的民衆；在經濟，物力，環境的限制下，使我們無力遠走高飛去逃避——（當然是我們這部份無產者）而自然產生了一個比較切實的閃避法，並且經過一羣民衆實地的試驗，皆發生了意外奇安的效果。

現在閩浙大戰正在爆發，沒有能力到外國人的殖民地去，和無法掘地洞的人，正多着呢！我不妨寫來給大家試試吧，自是然是不敢担保十分的有効，如果逢着那顧人道，不體念無辜百姓，極慘酷的轟炸時，法子是這樣：

如果飛機一來，大家馬上就不要聚集在一起觀望，和互相驚擾喧嘩；在屋裏的人，最好擁擠在空地上蓋着臥着。在途上的人，立刻閃到樹下，或靠牆壁立着，睡着均可，但不要行動，也不可貼近軍隊的住所，機關的局處，和高樓的頂部。如果飛機一來，大家先聽到了機聲，可急抱被走到空地或郊野的樹下，岸邊，水涯，用被裹着臥着不動，必無危險！這是沒有錢，而又臨時迫切可以辦到的法子，在飛機來轟炸時又簡便，又快捷的保生要訣，國家多故的我們同胞啊！把牠緊緊地記起來，用處正多着呢。

一九三三，十二，三十一，在風聲鶴唳的「除夕」。

我勸大家趕快在太極無極形意八卦……等，任擇一門，日夜習練吧，鍛鍊身體是小事，救國纔是大事呢！

獎券救民論

得中

航空公路獎券，第四期又發行了，聽說三期得餘一百數十萬元，我非常喜歡。

獎券非特能使一個貧人，一變而成富翁，而且能使一個鄉間農夫，一變而成城市市民，封建制度社會的打破，是全仗此舉。此種推動社會之輪進化的力，不可謂不大。

關於貧人變成富人這層，大半每個買有獎券的人，都發生過快樂的幻想，我不再說了。只將農民變成市民的事論論。

航空公路，都是交通的建設事業。在許多僻寒的鄉村，交通建設發展未及的時候，總是存有一種封建制度，在一個小小的鄉鎮，自足

新年武漢大鬧花燈

沈

可憐武漢人士差不多有三四個月頭沒有看見花燈，迎神，出會的熱鬧了，今年是黨政軍當局大開天恩，居然在冬防吃緊期間特許武漢民衆在新年中玩燈，迎神，出會了。玩燈的起源，是漢口提倡國貨委員會爲了要有點工作表現，就不得不來一個提倡國貨宣傳週，所以在元日舉行了個提倡國貨提燈大會，在三日舉行了個提倡國貨廣告大遊行。結果，提燈大會，變成了玩燈，迎神，大會，國貨廣告大遊行，變成了龍燈，獅子，高蹺，採蓮船，蚌精，蝦蟆，大遊行。三鎮民衆，歡欣鼓舞，如瘋如狂，鬧得個天翻地覆；煞有「昇平氣象」。

是劇也，遙遙乎與國慶祝儀發極有異曲同工之妙！

武漢本是警備森嚴之埠，平日結會遊行，都是罕有少見的事，好容易三四個年頭當中才特許民衆玩燈三天，嗚呼！人心不古，民性難測，倘若一早發生意外——？——等情事，其苦究難誰，不如「未火撥水」爲妙。元日日玩燈大會行開，不過僅僅是有荷槍實彈的軍警圍護着，在第三日警備部却拖了大炮上街慶祝了。所幸向無能驚濤駭浪成武器的事件發生，未始非大炮之力也！

自給，本鎮的米，供本鎮吃，本鎮的土布，供本鎮用，這些人民，智識低陋，生活簡單，一生沒見過印度綢，沒坐過摩托卡，要傳一句話，必須親自走幾里路，因為沒有德律風供他用，他們的生活是多麼苦痛呀！可是等到航空站一建設，公路一開闢，於是英美法日，名國洋貨，俱隨之而到，洋米洋布都比土米土布賤而好，於是一般人，都穿上洋布，吃起洋米，而種稻的，稻不能出售，只好不種了，跑到繁華的都市作工，織土布的，土布沒人用，也只好不織了，跑到繁華的都市作工，人人穿那美麗精細的洋布，吃那柔軟可口的洋米，乘坐速率極大的電車……這是多麼幸福的生活呀！

中國農民在這「水深火熱」之中，唯有航空公路建設可以救之。

航空公路獎券萬歲！

往回說：有些妓女淪落數次之多的，緣因是淪落了之後，故態復萌，又復惹了一身債，所以不得再來。然而我們的「猛人」一輩子也淪落一回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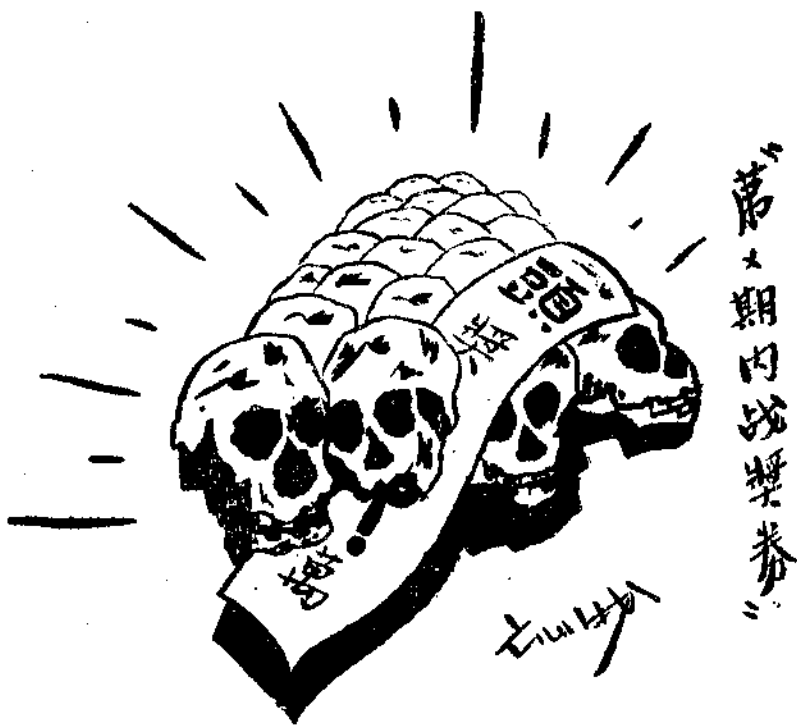
你別歡喜，以爲他們是洗心革面，故此不必再來！他們永不會脫皮的，除非再進輪迴；不過學精乖了，作要時聰明一點而已！

妓女淪落，富翁頭痛；猛人淪落，蟻民頭痛；頭痛不夕又要受他們的殃呀！

頭獎

余忘我作

頭獎以頭，此獎真頭獎，枯骨幾千萬，將軍昇十級，殺人道德行，行詐乃機密，倒戈與騎牆，待時交相，炮火共鏢刀，權利與金寶，所爭並在此，百姓盡其窮，但恐得獎者，人亦得其獎，如此轉相返，天下亂如麻。



萬期內必發券

提倡國貨宣傳週，元日在漢市總商會舉行開幕儀式，主席團台上，站滿了大槍亮。

武昌在三日也鬧了一夜花燈，但不是和漢口順桿「靜名順」。

不願相的朋友，在四日居然還敬繼續燈了。對不起，某機關說了再說，武漢於是乎平了。

警察那正

（註）漢口大人物內如大槍亮。

戀歌

謝雲翼

在復旦劇社公演座上

黑嬰

到神傷。

瑪琳黛德麗的戲，好久不曾看到了。最近在大光明戲院公映的「戀歌」，就是黛德麗的佳作。導演是頗負盛譽的馬基林，劇本的故事又多少依據德國小說家蘇德曼的寫作。以德國的德國人所寫的劇本，應該是最稱沒有的了。

從技術一方面觀察，這張「戀歌」的缺點可以說是很少。導演馬基林手法的靈敏是很值得稱讚的；劇中人的表演，當然應首推黛德麗。她在這張片子裏，表演着三種人格；（一）知純潔的鄉婦，（二）做作的男爵夫人，（三）墮落的舞女，這三種人格，她都表演得很好。除了黛德麗，飾男爵的愛脫威爾（Theodor Atwill）也有極好的成績，此外飾彫刻家的以及飾姑母的都不壞。

故事大致是這樣的：一個孤女從鄉間來到城市，為她的姑母所設的書舖幫忙。對街住的一個青年彫刻家；青年彫刻家偶然來到書肆，發現了這孤女的美，叫她到他的作室去，她去了，她同他講；她每天晚上要看那一般關於沙樂門帝的「歌中之歌」(song of songs) 的故事，她企望着。彫刻家受了她企望着態的感動，要為她住一個彫刻家做 song of songs —— 表示一個純潔少女的企望。彫刻家的朋友某男爵，見了這彫刻，這模特兒讚美極了，他說要買這個雕像。渴望着的少女，終竟愛上了年青的彫刻家，年青的藝術家沒有錢，不能和她結婚。男爵也愛上這個純潔的少女，要娶她。男爵是有些老了，也已經疲倦了，他預備告退陸軍，回家去好好培植這純潔的少女，做她能得到人生的幸福；因為他有錢，有勢，有地位。年青的彫刻家因為愛她，不忍見她與他的狼狽，所以出走了。同時，少女的祕密也被她的姑母發現，不許她再回去。少女去到彫刻家，他是去了；男爵却勸她，他們結了婚；男爵要她學法文，鋼琴，教她變成一個高貴的男爵夫人，她過不慣，愛上了教她馬術的騎師，她不能不逃出來，因為她犯了奸淫，她窮無所歸，淪落在賣笑之場，彫刻家却不能忘却，他，各處在尋訪，終有一天尋到了，純潔的少女變成一個妖媚的蕩女，他要她去，song of songs 的影像依然站着，在企望，人是變了，經過了多少人生的風波，她恨極了，將純潔的影像打毀。彫刻家也懺悔他自己的罪孽，由他一念之差，使她淪落如此，他們都感

這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小說的故事。我們看了或者會感覺到稍微嚴重一點。這點隱含有某種教訓；而這種教訓我們或者會感覺到節外生枝。一種文學作品，應該止於是文學作品。在文學之外，隱含有某種教育的意味，我們或者總會感到這種弦外之音的不甚的體，大可不必的。

當這張「戀歌」出映的時候，我總以為這又是一張關於藝術家與摸特兒的平常的映片，我本不想去看。看了之後，雖則它還是一張關於藝術家與摸特兒的片子；但可有一點不很平常。雖則不免嚴重一點，但畢竟總還有一點回味。這點回味，也多少使我起了一點感傷。

看戀歌後

葉袖音

這幾乎可以說是——一個人的戲。祇要為演員的支配上，我們已可以要出重心是完全在瑪琳黛德麗一個人身上。從鄉女進城，見到了藝術家後的一種天真的愛情；從藝術家離開了她，她嫁給了男爵的那種報復的心理；以至重會藝術家時，竟奔至馬師處去失身，那種怨恨到極點以後的昏盲；及離開了舊時的環境去充妓女的那種暗澹的空虛；直到最後打碎她純潔的模型的興奮，我們幾乎祇看見一個人在表演。

這是導演的本領，因為他支配的適當，我們竟極少感得其他演員的乏味，而僅希望女主角的出現。蘇德曼的作品富有宗教色彩，即在小說中也極極嚴重；攝成電影本不容易。譬如當李麗進城見到了姑母，姑母埋怨她不成器的父親時，她便重複地說着許多配「他是一個好人」；我們便會感到沉悶。初次到藝術家的屋子裏去，便似乎着了迷似的背着聖經中的「雅歌」，而使藝術家得到了啓示，我們也覺得初期羅曼史的氣息太重。從戀愛描起，表演方面便一直很緊湊了。這或者可以說，瑪琳黛德麗究竟不善扮演一位純潔的少女；等到情婦的時頭開始，她經驗的寶藏使用之不竭了。

是德國戲，所以我們便有機會聽瑪琳用她祖國的語言，來唱歌，的確較她的英文歌要唱得更自然；這是導演的聰明，也是誰都不願放過的機會。總之，整個地說，「戀歌」是一齣好戲，尤重為有了豐富經驗的男性。

地點——復旦大學體育館
時間——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七時

劇目——「蠢貨」，「月亮上升」，「約翰曼利」。

有着十五次公演的歷史的上海復旦劇社，前些時候演洪深先生的「五奎橋」時，我本打算去看一次的，可是究竟沒有如願。過新年那一天，聽說他們在常州演戲，不久就要回來在學校里公演。果然不久就回來了！一回來就定了日子演，開始售票；我立即買一張；因為既然買了票子總不會不看不看吧，不然錯過了又得再等幾個月才有機會看啦。

公演的劇目原有五個：「求婚」，「月亮上升」，「約翰曼利」，「壓迫」，「蠢貨」。參加演出的有值得注意的王瑩女士。她的「鐵板紅淚錄」早領略過了，但是她本是出身於舞台的人，我還沒有看過她演劇呢。

陰暗的一月八日，寒風吹着，一個在暨南讀書的朋友來了，他真熱心，特意來看的，有了伴，我們很早（其實是午後五點鐘了）就吃了晚飯，準備上體育館去。因為——

「太遲了坐不到好位子；看戲應當坐得好位子才有意思啊！」我的朋友對我說。

我點點頭；我也以為應該這樣。

於是，吃過飯，跑了個大圈子；四面的燈火早如夏夜的火螢虫似的亮着，天全暗下來了。到體育館已將六點半，里面咕咕地響着一片人聲，異常嘈雜。走進去，擺在那里的十幾行椅子早給坐得滿滿了，後至的都站在那兒焦急着。我想：怎麼哪，這就是公演的劇場嗎？真不敢相信啊！然而信不信由你，這的確是劇場；舞台不是明白地在前面嗎？

人愈來愈多，漸漸顯得擠了。

我和朋友又走出外面去，弄了張長條椅子來坐。還好，並不十分隔得遠，雖然決不是我們所滿意的位子。在椅子上坐三四個鐘頭不是很苦的事麼？

「知道這樣我真不來！」

我這樣對朋友說了，便想起去年我們在暨南實驗劇社公演座上，那時有着堂堂的大禮堂，所以比這里好得多。復旦雖無大禮堂來演劇，體育館也未嘗不夠；但是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椅子擺得那麼少，秩序弄得那麼亂！就說舞台裝製吧，也覺得太簡陋了些。豈受經濟所支配歟？

外國人做中國戲

葉袖音

我自小看電影，最佩服是他們的化裝術；一個少年，可以在一轉瞬間，變成個龍鍾的老人。皮膚極光潔的，可以借了油膏及顏色的力量，變成一具枯槁的屍首。腦門希出及麗琳甘許等都曾經扮演過一個女人的幾個時期：從天真的少女到誘惑的少艾，以至年邁的老婦，真是出神入化，維妙維肖。

但是當他們要化裝中國人的時候，他們便完全失敗了。非特在態度上，容貌上，甚至衣服都穿得不成個樣子。一方面當然是他們對於中國人了解程度的幼稚；但一方面也許是我們的個性太奧妙了，外國人狠不容易捉住我們的特點。所以他們無論如何嚴肅地著扮，但是結果總變成一種木偶式的丑角，或是為世界上所不存在的一種人類。每一張化裝中國人的戲，便變成是對中國人的一個侮辱。

最近聽說美國米高梅公司派了十八位代表到中國來，到鄉村中去視察，預備作攝製白克夫人的名作『福地』的野外佈景。他們怕這種舉動要被我國政府來誤會，於是在外國報上便有許多文章極力作攝成電影之必要的文字。我不知道他們現在已進行到若何程度，而上海所有的幾個電影附刊上，也很少有所表示。

白克夫人的小說，是否應當攝成電影，我沒有意見；但是對於米高梅公司這次的嘗試，我却覺得中國人非有一些表示不可。

我並不是一個『盲目的排外者』，但是眼見得中國又要被外國人來化裝成滑稽的角色時，却不禁怒火中燒。

外國人化裝中國人的成績，我上面已說過。讀者諸君中，我想也一定在銀幕上看見過。其結果實不堪設想。從電影雜誌上，我們知道這次的主角，是雷蒙拿伐羅及拿席瑪氏所配演。和以前一樣，他們仍是把眉毛畫到額角相近，把眼睛吊得高到像是假面具。中國人豈真是一個個會使你見了變態的魔鬼？他們的走路一定仍舊是一跳一跳地表演，他們的舉止一定仍舊是木偶般機械地動作。中國豈真是外人理想中的木偶國？這是他們過去的成績所給我們的警告。所以為我們國際的榮譽計，同時又為米高梅公司本身的利益計，我敢有以下的幾個提議：

- 一、白克夫人的小說，是她透澈地了解及同情於中國人以後所寫述的作品。她的態度是鄭重的，所以電影的表演也應當取一種鄭重的態度。
- 二、對於中國人的性格及表情，宜細心地觀察後再仿效，務使其不帶滑稽意味。
- 三、在視察中宜求訪智識界中人，誠懇地介紹一位富有戲劇常識之中國人為最高顧問。
- 四、在攝製中，即使可求得我國政府協助，但仍須處處重視我國法律。（如強佔民地為攝影佈景等。）

- 五、在攝製中，未得顧問同意及指導，不得以金錢利誘無智農民，作不合情理之表演。
- 六、即劇本之本身，亦得在排演前，請白克夫人及另一中國智識界中人修正。

同時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也是於中美兩國最有利益的，那便，攝製本片，不如完全使中國人充當該片之角色。在米高梅公司可以得一真正之中國影片，而在中國則可以借此得由素來有經驗及聲譽之電影家，訓練一班電影人材。一舉兩得，何樂不為？

總之，這次外國人做中國戲，我們是決不可當作一件不重要事而忽略的。假使這次的結果，能為雙方真正的合作，則為東西文化都是有莫大利益的，廣闊的太平洋也許可以縮小不少。

上海來了不少的熱心觀衆，但他們都找不到椅子坐。他們是外客，又來得遲，自然只好喊倒霉！如果是本校學生辦法就多；譬如許多人跑回自家宿舍里去把椅子搬來；有的借同學的油，馬馬虎虎擠下去。

戲原定七時開演的。到了七時，不耐煩的觀衆吹起口笛，拍起掌來了。拍呀拍的幕里閃出一個人，用着響亮的聲音說：『諸位來賓，諸位同學：本來是定七點鐘開演的，……因為今天下午中華國術館在這里……所以佈置舞台未免遲些……現準八點鐘：請諸位原諒！』

於是，拍掌的人也不用拍了，明知拍也沒有用。在沉悶的空氣里，雜着難聞的煙味。有的人在談話，有的人在偷瞧女同學，有的人看大晚夜報……我早把說明書讀完了，稍稍覺得背痛；是呀，我是坐在椅子上的啊！

現在應該談到正題了。

也許是時間所限制的緣故，「求婚」臨時被抽了出去，沒有演。他們首先演『蠢貨』。

演出的四個劇本中，「壓迫」演得最好。劇本作者是丁西林一個頗為我們所熟悉的作家。他的「一隻馬蜂」不是很有名的麼？「壓迫」在演出上，演員如王瑩、吳鐵雲等都很好；尤其是吳鐵雲他能捉住了西林寫下的俏皮之點，演來使觀衆興奮。據說他們在外埠演時，觀衆於演畢後仍不肯散去，要求再演一遍，這就是證明此劇演出的成功了。

「蠢貨」是俄國柴霍甫的原作，在中國舞台上演出的次數已經很多了。劇中的軍官由吳鐵雲飾演「雖不及唐槐秋，確也不弱；不過究竟沒有在「壓迫」中飾工程師那末成功！還有應當提出的是王采之女士，她在「蠢貨」中給予觀衆很好的印象，幸其好自爲之，前途無可限量。

除了這兩個劇本之外，「約翰曼利」由王瑩女士主演。她很努力，演得極動人；但是李鐘彝却是失敗的一個。因為演出的不調和，我們祇見王瑩的表演動人；整個的戲便不能完全抓住觀衆。

「月亮上昇」為格萊格雷夫人的名劇作，在這四個劇本的內容上來講，這是最深刻的了。但是，舞台的佈置和燈光都不好，而對白太多又是多數觀衆所不喜歡的，所以演的時候觀衆都很不耐煩似的。

復旦劇社這一次選上的劇本全是舊的，缺乏時代性；在一些嚴正的批評家也許要說他們不懂得時代吧？他們下一次決定演「香稻米」，洪深繼「五奎橋」而作的劇本。

散戲時已經十一時了。趁着夜深，寫了這麼一堆拉拉扯扯的話，並不是批評，我得在這結末處聲明。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第七章 范思辯論着那案子(下)

「或許不是那樣的。但家庭怨尤和爭鬪確有生出各種變態事故的可能——殘虐的熱誠，卑鄙的傾軋，惡毒的陰謀。而現在這案子裏却有着許多需要解釋的奇突而詭詐的事實啊！」

「啊！這樣你才談到實際了。那些需要解釋的事實是什麼呢？」

范思點了一支香烟坐在桌子邊上。

「譬如，為何陸吉士起初要到這裏來求你幫忙呢？爲了不見了那支手槍嗎？我疑惑那恐怕是最要說明的了。那槍究竟怎樣了？不見了嗎？吉士藏了起來的嗎？那槍多少古怪。而雪籍說上禮拜曾經見過的。但她真的看見了沒有呢？假使我們能明白了那手槍的蹤跡，我們就對於案子更可知牠的究竟了。」

「為何吉士聽到第一次槍聲是很清晰，而在安德開壁房間的利士却没有聽到第二次槍聲呢？——並且在兩次鎗聲間所隔那長的時間，是需要解釋的。還有施德，他正在看書！出事之後，立刻到出事地點却没有看到或聽到任何人。那虔誠的海敏的話又有着什麼樣的涵義呢？誠然她是有着一種神秘的宗教觀念在她的腦子裏，或許不是十分神秘的罷。那德國廚子，我們委婉一點說，是有着一種過去關係的。除了她那村蠢樣子，她不是屬於個人階級的人；但她却在陸家當了十幾年的差了。你記得她告訴我們她怎樣到陸家的話嗎？她的丈夫是大白的朋友；而大白吩咐她留在陸家不論如何長久祇隨她的便。她是需要解釋的，麥根——還有別的呢。」

「利士，他那突出的頭骨，不相稱的身體，和書獃子樣兒。如何我們問他話時那樣的緊張呢？他對於這案子一定不是一些沒有端倪的。」

「還有，我又要提起那燈了。誰開的呢？爲什麼要開呢？並且兩間屋子裏都開的！在珠麗屋子是在放槍之前，因爲她一定看見兇手而知道他的目的；而在安德屋子裏却在放槍之後！這些都是需要找他的原委的事實，否則豈不太怪異了。」

「並且，爲何在半夜裏施德打電話給白隆而他不在家呢？這姑且不管牠，爲何又立刻到了呢？那樣的湊巧？……偵探長，那足印是幾行的，是不是祇像醫生走過了一次的樣子？」

「那沒法子說。雪已經有些化了。」

「那或者沒有大關係，總之——」范思對着麥根，重又說下去。

「兩次的擊斃顯然有不同之處。珠麗是睡着被從前面打的，而安德則在她從床上站起之後從後面打的，雖然那時兇手在她沒有站起之前儘有充分的時間走上去描準她。他爲什麼靜靜地直等到那女人站起來而碰到他呢？他怎敢在打死了珠麗而驚動了全家之後還等着不走呢？你以爲怪不怪？——爲什麼珠麗的房間那時恰好沒有上鎖呢？這是我特別要弄明白的事情。」

「或許你也注意到的，麥根，吉士去招雪籍來問話時就攔了相當久的辰光。爲什麼他吩咐施德去招利士，而要自己親身去請雪籍呢？爲什麼要攔我對於他們兩人的經過是很疑惑的。」

「爲什麼雪籍很肯定地說不是竊案，而問她究竟時又含糊地不說了？她隱隱約約地諷刺全家的人，連她自己，都是嫌疑犯又含着什麼意義呢？——更有安德所講的話。有些是不可思議的，簡直是荒謬的。既說屋子裏毫無聲響，但又會感覺到兇手的存在。那伸出的手和雜亂的腳步——我們都得要找到解釋的。當我們問是男的還是女的而支吾着的時候，雪籍却說她却在想說是她呢。那也得明白一個究竟的，麥根。」

「還有雪籍神經病似說安德是兇手。那含着什麼背景呢？再者我們不能忽略那白隆喝止雪籍說話的奇怪情形。那多麼詭異。似乎很相熟。你注意她多少聽他的話。你並且可以無疑地看出，安德也是和醫生非常親密的：總是纏伏在他身邊的樣子，親密地指着他，要求着他的保護。哦，我們的安德小姐總是在聽着他的指揮。而他却對他永遠用着一種醫生的態度，同時對雪籍，假使有膽量的話，他或許要比吉士更加苛刻呢。」

范思深深地吸着他的香烟。

「是的，麥根，要我相信你那竊案的推測，非得把這許多事情解釋明白不可。」

麥根微笑着，集中着他的思想。

「我聽了你偵察的意見，范思，」他後來說，「但並不能給我多少興奮。你提出了許多有味兒和許多值得我們弄一個水落石出的意見。總之，你意見中最重要力量是那些小事情，

可惜沒有連帶關係，不是可以十分注意的。或許都能找到一個完滿的答覆。困難却在沒有連絡的線索，祇可以去做一種各歸各的小分子而已。」

「你怎麼想的！」范思站起來跳着。「弄明白一個案子再沒有比注意這些小事情更重要的了！好，好！我放棄了。我不預聞這件事了。」他拿起了他的大衣。「我讓你們去弄那竊賊的推測吧，那個賊是沒有鑰匙却進了屋子而一件東西都沒偷去，他知道了電燈開關的所在而不知道樓梯在那兒，他打死了人然後開亮燈。當你找到了他時，我的麥根，你還是送他到瘋人院裏去的好。他太神秘了，我敢說。」

事實上，范思剛才的話，並不是沒有引起麥根的注意。范思無疑地使他在那竊盜的推測以外更決定了一個旁的推測。但我不明白他爲何仍舊固執着。下面他所說的話，事實上，表明了他的態度。

「我不是反對這事情的內容是像表面那樣簡單的。但目前所得的證據太少了，不足使我們建議旁的推測。你不能對於他家任何人加上一個無憑無據的罪名。這是不公道而危險的事情。你必得至少要等警局方面做完了他們的偵察工夫才行。然後，假使沒有進展呢，你再提出你的意見。……偵探長，你們要多久才能把手續弄完呢？」

葉達從嘴裏拔出雪茄來，想了一想。

「那很難說，先生。杜布明兒把手紋弄好，我們儘力的趕快把一切事情去辦。並且，我請了兩個人在分析陸家個人的話。或許很需要一些時間，或許很快的呢。全看事情進行得順利不順利。」

范思嘆了一口氣。

「這是一個複雜而神秘的案子啊！我是看得很明白的，你知道，現在你們在談僕人私情一類的事。這無聊的很。」

他扣好衣服走到門口。

「啊，好的，你們要談這些無聊事我可要失陪了。」

但接着范思的腦子裏雖有着那樣的見解，還沒有十分決定來完成他的工作。三天以後，報紙的前幅用大字刊載着陸家又出了第二次的不可思議的慘劇。這次之後堅持竊案的人完全放棄了那種不合理的意見。無疑地有一種隱伏的恐怖的殺機在古舊而陰沉的陸氏家庭裏徘徊着。

(七章完第)

懸賞指誤原意發表

第一期

- 一、夜中天上不應畫雲
- 二、鐘樓不正
- 三、電車上桿反接
- 四、電車線錯接
- 五、「三」與三等衝突
- 六、鐘面數目次序不對
- 七、路燈桿影錯
- 八、某甲吸紙烟，烟應向後
- 九、某甲衣襟錯置

第二期

- 一、遠景錯誤（埃及金字塔似為沙漠何處來海灘浴場）
- 二、人影錯誤
- 三、女子浴衣反著
- 四、女子胸部赤露，圖中並不見有特具之女性表示
- 五、某甲皮鞋左右顛倒。
- 六、某甲手中持杯，飲料不合水平線理。
- 七、某乙右手持香燭，欲放入袴後袋，是不可能。

第三期

- 一、日曆上是初一，當是舊曆，何來月亮？
- 二、桌上文具及地上椅子，與桌子位置不合
- 三、風扇向後吹，此人頭髮向前吹，錯誤。
- 四、此人袴帶上銀頭子，不應右偏
- 五、蛛網與蜘蛛，因圖畫遠近關係不應如此清晰
- 六、日曆上已書明七月初一，不應尚厚如此

第四期

- 一、左耳反置
- 二、兩眼左右倒置
- 三、眼鏡無從戴好，無樑，却亦不對
- 四、口倒置
- 五、衣領一角方一角尖
- 六、衣領上插花鈕不應在右
- 七、衣上小扣袋不應在右
- 八、襯衫領上花紋一橫一直不符
- 九、領帶不應上下太甚

第五期

- 一、整個圖畫，日夜不分
- 二、樹生石上
- 三、屋造洞中
- 四、樹上禽，大小形狀不襯
- 五、鷄立水中
- 六、兩船使帆，方向矛盾
- 七、電炬錯誤
- 八、路燈與屋之高低不襯
- 九、畫中樹比屋近，樹葉應遮去屋尖。

第六期

- 一、某甲足趾錯誤
- 二、牛繫樹高枝，誤
- 三、牛眼錯置
- 四、牛耳不對
- 五、牛蹄錯誤
- 六、貓頭錯置狗頭
- 七、鷄有鴨趾
- 八、豬不生鬚
- 九、單個狀如雞蛋之物，放在場上，不合理。
- 十、豬腳錯誤

第七期

- 一、病房無醫生證書，證書不能成在，其本身之錯誤不計
- 二、病人診醫生脈，誤
- 三、病人無置聽筒耳際之理
- 四、樑腳不齊
- 五、樑下撐檔錯誤
- 六、酒杯錯誤

第八期

- 此係一幅運動場景色，有各種運動員在場隨意練習各種運動，若有礙於他種練習者，或在場上舉行不可能之舉動者，即係錯誤。
- 一、網置跑道上者錯誤
 - 二、一黑球在網邊者錯誤
 - 三、一棒球員在網邊作拾球狀者錯誤
 - 四、一游泳者作躍入水狀者錯誤
 - 五、打哥而夫球者錯誤
 - 六、足球門之大小不稱，錯誤

第九期

- 一、地上樹葉皆錯誤
- 二、草地上魚錯誤
- 三、貓繫樹高枝錯誤
- 四、船係小孩之玩具，可置草地上，但不能置草地上作行駛狀
- 五、小孩子高跟鞋，錯誤
- 六、垂釣者之烟斗與人體大小不襯
- 七、坐樹下者之鞋，錯誤
- 八、遠處一椅，適置樹後，錯誤

應徵以後書感

柴扉

我覺得，要指出本刊懸賞九張畫的錯誤，他必須具有關於哲學，科學，以及藝術上的該博的知識——記得在中學時，有人綽號名「萬寶全書」者，英名「All-Round」——對了，他必須是「萬寶全書」，他必須是「All-Round」，才勝任這項工作而無愧。

你瞧，九張畫是這麼的神沒鬼出，這麼的頭緒萬端，使你看了它們猶如身臨迷魂大陣，頭昏顛倒，手足無措，真不知什麼才好。我認爲作畫的真是位卓絕的天才，這九張傑作，我建議，以發揚中國文化爲宗旨，應連柏林或巴黎去展覽一下，才不至辜負了「天才」作畫的苦心。而且我覺得咱們貴國的「國粹外交家」——你知道現在中國外交家拿了部「倭人通史」辦外交的有的——得學學這位「天才」的樣才好。咱們的畫家，在留法時代，想必拜白里安爲師的吧——真有如人把馬諦司當作偶像供奉起來一般——你不信，本刊的九張畫，就是上好的證例。

告訴你，作畫的既「抱住了」白里安，那咱們得利用一下麥克唐納。所以我說，最先看畫時，你就應有外交家一般的沉着精神；又某美文人曾說：外交家在本國國內是最忠實的人，到了國外却必須努力爲本國撒謊；因此，我勸你，當你指錯誤時，應取這態度：切不可把錯處「失之交臂」；在必要時——譬如遇到不能決定錯或不錯時——「畫蛇添足」到不妨。但接着，你得是個論理學去了，你應利用大胆的假設，確立你的前提——這畫究竟是張什麼畫——然後憑此深思，以測其誤；錯誤有的必須看畫的整體才能發覺，譬「影」的錯誤，同時要看日光所示的地方，船的錯誤，同時要看風向所示的地方；有的只要單看畫中每個單位便得，譬如一個農夫，一輛電車；錯誤又須分類，這不但有助於審閱者，而且可以集中你的注意力去發現更多的錯誤。在這一過程中，有時你應採取科學家的實驗精神；有時得學學偵探家的樣：注意另碎的細節——一個鈕釦，或一根短線

牌子最早

出品最好

信譽最老



地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電報 一二二二二號

九二三四號

九二二二號

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

TELGE & SCHROETER

S H A N G H A I

本行機器部常備各種現貨機器陳列樣子間備客選購對於印刷廠鐵工廠各項機器尤夥常駐專門工程師代客計劃各項實業工廠如蒙惠顧詢問無不詳答

上海四川路一二二號

德商泰來洋行

電話一七三〇九號

文壇登龍術 再版出售

中國連史紙精印 分訂上下二册 定價一元六角

著作人 章克標

特約總經理 開明書店

總代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分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時代圖書公司

十日談投稿簡則

一、本刊為社會大眾一般讀物，輔佐文化，宣揚藝術，批判社會，記述現狀，各項稿件，均極歡迎。

一、來稿一經刊登，酌送酬報，版權亦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有出版之優先權。

一、本刊文字，以語體為主，並須用新式標點。

來稿如係譯文，應附原文，或注明原文出處，以資查攷。

一、本刊每逢十日出版，收稿以達三日為止如在三日以後收到者當刊入次期。

一、本稿不論文字盡除預先聲明及附足回函郵資者外，概不負保存或退還之責。

一、本刊收稿一秉大公，收稿人請勿輕人介紹，以免糾葛麻煩。

一、來稿逕寄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周折延誤。

(一九三三年九月訂)

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十日談旬刊社 第一出版

編輯者 發行代者

十日談

人言創刊徵稿啓事

世界以及中國，今日是在一個動亂的局面之下，不容許我們的甯靜。我們都顧慮着將來，我們都不滿于現實。於是我們有批評，批評着是與非，善與惡。固然批評是必需的，但事實現狀的觀察，却是批評的先要條件。沒有事態真相的認識，一切的批評，都難免有色盲之嫌。爲了要將現態忠實的陳露出來，我們發起創刊這一個「人言」周刊，我們要將現在的一切相顯露出來，作爲批評的基礎。我們相信批評不能離開現實。「人言」周刊的宗旨因之以忠摯的態度顯露現狀，以誠懇的態度批評現狀。內容則有短小精悍的時事短評，關於政治社會，以及學術方面的專論，暴露現狀的幽默文字，國內外通信，時人傳記，書報春秋，讀者意見，以及一周大事等，爲了增進讀者的興趣，又增刊影寫版畫刊，現創刊號定於二月十七日出版。海內外同文，如承惠賜佳作，尤爲企幸。

人言周刊社

通訊處 上海平涼路平涼邨廿六號

第一出版社轉「人言」編輯室